

集卷之二十五

誌

梅長者祠堂碑

天地至和之氣時得之而為春日得之而為煦風得之而為薰皆所以長養萬物其化至密其用至醇其在天德也則為仁為至善之德為醇厚之化為無言之教備其理者在唐虞為八元在周為仁人在漢始稱長者其取義以為能長育人材先躬行而尚本質有長盛昌大之道故善治天下者必貴之漢之大臣惟塞侯張歐皆以長者稱因其行而求之若曹懿侯之清淨寧謐萬石君之父子謙謹不

華丙丞相之居德不伐要皆長者之選長者之為用迂而
不曲緩而不滯寬大忠厚得聖人之度人主能用之者其
國必興後嗣必蒙其利非若才智之士淺而易窮也彼才
子然而露其智術任之以事聲威錯出非不可喜然刻薄
少恩行法無餘意而慮民無隱情喜之者未終而厭苦之
者衆矣若商鞅之於秦王猛之於符氏曾未旋踵而大亂
作豈其才智之不足欤長厚之道微而人不懷其德也故
天下可以無才能之人不可以無長者不幸而乏才能焉
事不過於廢弛不幸而無忠厚之長者其誰恃而不止乎
長者之用梁肉也才智之效藥石也吾以所聞所見推之

不忠厚之治者後必不衰家之久存而不墜者必長者
之子孫台之寧海有梅氏考之圖譜昔有諱盛字昌菑者
仕晉為章安令擢南昌別駕知晉將亡即是邑而隱焉常
誦佛書而有靈鳥降其所居之側若諦聽者歲餘始知郡
縣以為鳳集上其事宋文帝聞而下詔褒之上表稱謝曰
此殆覽陛下之德耳臣何與焉帝咨嗟稱為長者仍命郡
縣闢其所居舍為丹丘寺云今八百餘年矣其子孫衆多
為邑巨家而寺亦不廢宋淳祐中諸孫之學佛者良阜建
重閣像而事之歷年雖久而未有記其事者夫以劉宋立
國未數十年而宗社為墟長者之傳今千載而猶未艾此

其所為之可稱豈特一言之善哉宋文帝知其為長者而不知長者之為用國之不壽也固宜而長者之澤至於子孫而益著矣天之於善人其所施甚遠矣祠而奉之非特寓乎尊祖之思使聞長者之風者却去浮薄而趨忠厚豈不足為天下之勸乎然則長者雖不獲如塞侯等之有益當時而其遺澤之所及未始不同也乃為詩以系之詩曰中世取士貴乎才智巧偽如雲非國之利無言而化不為而成長者之功沛然難名漢祀四百將相多有匪任長者其何能久如山之常如地之容不震不騰涵以雨風或乖于時世不能以澤鍾厥家千載祚社有晉之衰攘於篡臣

先生耻之高蹈海濱行脩于身閭里咸化靈鳥降祥自天來下璽書旌門惟德是嘉曰匪于躬邦家之華有而不居天下儀式錫之嘉名江海動色上下百世作者幾君其誰于今尚有子孫列堂森々衣冠奕葉孰能祐之長者之澤為善無位所係則長若惟尊崇卒取危亡有嚴祠宮浮屠攸宅歲時蒸嘗子孫千百輔德惟天為善惟人載其淳風民俗是悖

成都杜先生草堂碑

士之立言為天下後世所慕者恒以蘊濟世之道絕倫之才困不獲施而於此焉寓之故其氣之所至志之所發浩

乎可以充宇宙卓乎可以質鬼神非若專事一藝者之陋
狹也荀卿寓於著書屈原寓於離騷司馬子長寓於史記
當其壹鬱感慨無以洩其中各託於言而寓焉是以頓挫
揮霍沈醇宏偉雷電不足喻其奇風雲不足喻其變江海
不足喻其深卒之震耀千古而師表無極苟卑然竭所
能以效一藝雖至工巧亦技術之雄而已耳烏足與大儒
君子之寓於文者並稱哉少陵杜先生在唐開元天寶間
懷經濟之具而弗得施晚更兵亂益為時所簡棄由是歛
所得於古人者悉於詩乎寓之其言包綜庶類凌跨六合
辭高旨遠兼衆長而挺出追風雅以為友蓋有得乎史記

敘事離騷之愛君而憂民閔世之心又若有合乎戒相
之所陳者微意所屬時以古昔命世聖賢自儆不知者笑
之以為狂而知其粗者憐之以為詩人之大言而孰能果
識其所存哉蓋嘗論人與物之品才知僅施於身者物之
所以局於形理無不備而知無不通者人之所以異於物
至於不能擴其所有以濟萬物而規焉止乎一身此則人
而物者也均是形也而能踐其形均是性也而能不私乎
己以字內之治亂生民之安危為喜戚而勞思極慮必期
有以濟之此則所謂人而能天而可以謂之大儒君子矣
乎自孔孟歿聖學不傳士之卑者多以私智小數為學枉

道以取富貴視斯民之困窮不少介於心甚者或罔之以
自利聖賢仁義之道不絕如髮先生獨有感於此其心願
世之人咸得其所而已雖飢寒有不暇顧視夫自私之徒
如螻蟻之求穴則嘆而哀之是心也使幸而達諸天下雖
致治如唐虞之盛可也彼淺於知德者顧以大言為先生
病嗚呼先生庶乎人而能天者也其寓於言豈衆人之所
能識哉成都浣花溪之上故有草堂廢於兵也蓋久

大明御四海

賢王受封至蜀以聖賢之學施寬厚之政

既推先生之心以惠斯民貧無食者賜之以粥陷于夷者
贖之以布歲所活以萬計歡聲達於遐迩復謂先生為萬

可奉者固不專在乎詩而成都之民思先生而不忘亦
不在乎草堂然使士君子因觀先生之居而想先生之為
心咸有願學之志則草堂不可終廢乃於洪武二十六年
冬十二月命臣工更作之不踰月而成中為祠以奉祀庶
其左右而門其前後為草堂以存其舊高傑華殿皆昔所
未有下教俾臣某記其事臣某惟先生不遇聖哲之君為
知己汝陽漢中二王雖與友善而不能用其言數百載之
內在位而尊慕者間有其人然皆以詩人稱先生而未
能察其所存至於今王稽古尚德而後先生之道益光則夫
懷竒抱節之士不有過於時必有合於後而道之顯晦莫

不有命觀於此亦可以知勸矣乃拜手獻銘曰
天於萬民愛而子之篤生聖賢俾之理之羣聚錯居顛迷
於欲聖賢何事為民耳目其處大位匪厚其身為君為師
制產明倫四海九州若視閭閻一物失所仁聖憂怛稷契
佐虞亦有伊周劬勤其形億兆為憂古道不傳士溺於利
以位自娛以民為戲卓執先生千古是懷力不能止詩以
告哀推其本心可宰天下利澤溥溥物無遺者世不能以
天實使然不諧一朝乃傳萬年神施鬼設地藏海湧片言
所加山岳震動載求其實濟眾忠君為唐一經上配典墳
知言寡人賤德貴藝擴其餘膏梁肉是棄惟王濬哲道協
三才蒐羅千載友古之人興懷先生爰作祠宇江山改容
觀者如堵仁于黎庶憫恤艱窮聞其呻呼如疾在躬散粟
賜糜以起其瘠百役不興以蘇其力問誰匡輔惟王之明
先生之志王舉以行由唐迄今歷世悠久孰謂賤士而能
不朽嗟蜀多士敬承王心斯道在人何古何今

關王廟碑

古之享天下萬世祀者必有盛德大烈被乎人其或功
蓋一時名震一國祀事止於其鄉而不能及乎遠惟漢將
關侯雲長用兵荆蜀問國統未復以身死之至今千餘載
窮荒遐裔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其威懷其烈不忘是

孰致然哉蓋天地之妙萬物者神也神之為之者氣也是
氣也得其靈奇盛者則為偉人當其生平時揮霍宇宙頓
挫萬類叱電噫風雄視乎舉世故發為忠毅之業巍赫
赫與日月並明與陰陽同用不幸其施未竟鬱抑以沒其
炳朗靈變者不與衆人俱泯則復為明神無所不之固其
理也人多謂侯特武夫之勇非有損益於世此非知侯之
心者當侯之時勢莫完於曹操力莫強於孫權昭烈敗亡
之餘削弱為特甚操欲誘侯為己用毅然不從權欲為子
請婚罵辱其使如狗彘左右昭烈誓復漢室此其忠義之
氣固足以服天下豈特一世之雄哉使侯不死與孔明戮

力孔明治內侯任其外漢賊可誅孫氏可虜而高祖之天
下可復矣然則侯之存豈惟蜀人賴之海內實賴之無成
而卒非惟蜀人痛之凡嘗為漢民者皆宜為之悼惜也感
之深思之久事其在天之神以致尊慕之心而不廢豈非
出於天理民彝之正也哉寧海故有侯廟邑人虔奉如侯
尚存咸願紀德刻之牲石俾永世無惑其詞曰

炎光中滅寰宇分奸雄鉅猾胥敢吞穢腥上聞帝為顰大
統重界高皇孫勅令神人下天闔此髯廟眉面赤瞞寶刀
白馬提三軍驅斬群盜如狐豚拒荆取益聲勢振東吳喘
恐眈且蹲中原萬里殺氣昏意欲掃蕩無留痕厭世倏忽

棄厥勲神靈在天燁若敷奉帝之命施威恩旌善誅惡康
黎元孫曹兇虐罪莫原羈鬼彌呼遭割焚孰若我侯久愈
尊海內廟祀莫敢諼春秋薦獻羅庭門酒芳牲碩簫鼓喧
侯乘飛龍雲駢軒萬騎扈從持旌播來如颶馳去星奔惠
民以德不以言嗟哉我民慎潔虔懋德致福無尤愆德涼
媚瀆神不飡至理甚昭千古存侯神行世同乾坤

宋處士碑陰銘

宋處士諱文昭字文寔金華人也處士嘗以次子太史公
貴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而曰處士以其德不以其位
邦人之志也處士生二子其一為義烏教諭淵次為太史

公濂享年八十有一而卒葬于白石山之原至于今十有
五年矣而邦人哀處士者如始卒之歲稱處士者如處士
尚存其獲侍太史公見公忠厚慈讓負天下之盛名而不
恃其才為天下之顯官而不驕其貴遇人無長幼貴賤一
以至誠不欺為本未嘗不竊嘆以為非人力所能為退見
公二子四孫或仕或未仕皆恭敬樂易薰然有君子之行
又竊嘆以為不可及固意其祖考之積者厚矣及讀公所
著墓表處士之德則皆平易之事耳初非有卓絕偉特之
行問邦人之所以哀處士者亦不能名而言之於是而嘆
曰處士之德其在是夫名至於使人不能名者善之至也

可以名舉者非善之至也鸚鵡猩之能言騏驥之善走
可得而名也至於鳳凰麒麟人皆知其為瑞而莫知其所以
瑞非不知也蓋聲音形貌之美不足以盡其德而人不
敢易稱之也故善之小者易述德之大者難名才傑之士
多以奇功偉節著聞道德充盈者非口舌文辭所能具而
不傳者衆矣然口之所稱歷世則亡而太史公舉其所可
知而不論其難名者恐人以為私美其親也是則處士之
德非直而不阿者孰宜言之乃述邦人之意銘其碑陰曰
金華宋處士德如古之仁人誠以交物而敬以持身天錫
其後昆為時碩臣孰謂善不可為孰謂天不可信尚徵於

處士之墳

許士脩墓銘

天台方孝孺有薦志尚德之友曰許君繼字士脩言必出
乎正動必由乎禮趨舍取予咸則乎古之君子而無所苟
其精思力學以求道德性命之蘊汲若或失之而有得
乎心沛然以樂不以貧賤患難惑其志余取友二十年所
交海內知名之士甚衆考其所存莫有類吾士脩者蓋其
操志勇自守介所期者遠而務踐乎事所造者深而其心
歆焉如未有得使假以壽年其所志當卓絕過人而年僅
三十有七而卒嗚呼此豈特斯人之不幸耶士脩之先汴

人其六世祖景元宋高宗時為台州教授遂家焉後徙寧海為寧海人高祖文政曾祖彬祖光父琳皆業儒而不仕士脩質高朗自為兒童已有成人之志以學賢哲自勉喜為詩其高妙處有魏晉人格韻別自踰觀樂生其詩多道其所樂言暢而旨深非近世人之所及也或傳其觀樂九詩至京師翰林學士金華宋公見而嘆賞之以為不愧古人凡一時名能詩者皆自謂不及而士脩不自足益刻意經學玩心天人究賾探微將大索六藝之緒反之於約以成身致用而病作矣既病咯血而學不止病危三年每見必覺其進瀕死精神不亂與人言死生晝夜耳聾

足怪談咲而逝嗚呼士脩之於斯道非篤信不惑其能然耶初士脩學於鄉先生王君蘊德王君奇之妻以女弟生一子曰籀二女曰忠曰惠王君固名士其弟琦尤與士脩相好士脩以洪武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琦述其行為書托手鮑子謝曰子兄弟與士脩善銘莫宜焉奚予之求後五年王君仕藩邸死琦亦謫去士脩弟顯將以其年月日葬某山來速銘於是士脩之親友盡矣予尚誰辭銘曰學失其統驚於空言飾外以欺幾忘本源嗚呼士脩志篤行耶惟正之趨非義弗蹈暨其守汲其求棄遺芬華獨與道謀業雖不終世罕厥似我庸闡微以勗髦士

盧處士墓表

士之出於三代之盛者豈素賢哉世教既明勸懲之道既備雖有未至者不得不企而及也生乎三代之後者上焉莫為之率蹈乎邪者非惟不之禁而或以取榮趨乎義者非惟無以勸而適以取困故道之行也中人皆可以為善及其廢也賢者之資不能以自立於不能自立之時而有由禮秉義之士可不謂難能耶若盧處士者是已處士生元中世俗淪於胡夷天下皆辮髮椎髻習其言語文字馳馬帶劍以為常處士居雖近市然恬冲坦靜不染芬華長衣危帽徐言雅步操儒生禮不變事後母下心抑氣甚得

子道遇宗族鄉里一以柔和不較為先有犯者對之微吟恂恂酬答恐傷其意由是斯人亦不忍侮之居家雖無事必蚤起櫛冠洒掃祠寢非疾病未嘗一日怠好讀書纂集古賢人粹言及今人文若嗜飲食言若不能出口至論古者不能窮也親賓會集道前舊所歷見聞可法戒者以為樂煦煦如也不肖者見之而愧善者見之而慕久與之居而不見其可厭蓋其天性粹美雖不同乎流俗而亦不求絕異於人故其生也人安之其沒也莫不悼惜焉盧氏盛於齊周隋唐之際居台之寧海者其族衆多彌桑州盧氏

者處士族也。曾大考國華大考天麟考至公皆以善稱。妣陳氏繼母王氏處士諱中字思誠。配方氏予之姑也。子二人曰質曰朴。一女適同縣張宗雅。男曰乾一。質以縣學諸生登國朝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對策殿廷。天子奇其文。擢寘第三。授承事郎翰林編脩。入榮處士善教子而處士益謙退。若不預聞者。後二年庚午處士年六十四。以十月七日卒于家。以訃聞。詔賜駟舟楮幣。遣歸。以明年正月九日葬於縣北梅林石門之原。既葬。又四年乙亥。質陞中順大夫太常少卿。以書來。漢中俾述其事。刻于墓。士之溺於習俗也久矣。以孔子之時。三代遺風未盡。變聖化之沾。黃才大賢相望。輩出。而孔子猶嘆善人不可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况二千載之下。禮樂亡。缺之餘。而習于近世之陋也哉。若處士者。不污於浮薄。而持心制行。與古君子類。非所謂善人有恒者耶。以此之資。使及三代之盛。而獲近聖人之門。道德之盛。必有大過人者。其所就當不止於此。然則余於處士也。安得不慕其賢。而重有感也夫。

王處士墓誌銘

臨海王處士孝弟行於家。義讓聞於鄉。樂易和雅為才士。名人所推重。人勸之仕。若不聞告。以善惟恐失。以是泚其身。而訓其子孫。享年八十。於洪武丙辰二月初四日卒。葬

于胡家峙之原後十一年丙寅十二月二十八日夫人羅氏年八十有六亦終明年丁卯其子存誠將以十一月啓壙合葬訖且言曰先人行蓋一邑宜得銘以昭其藏今夫不啻無以示後嗣乃拜書于從女之夫林行已走數百里以請予既與為禮問處士善狀林不能舉其自惟稱之為善人予曰林君於是乎知人自世教之衰以龍激相高競趨細行以微名譽求其出乎誠由乎中者咸無焉俗益以薄偽益以滋今處士為善而不求名務德而不眩俗其謂之善也宜矣予嘉而銘之處士諱彥字汝翼姓王氏王氏之居臨海者有兩族其先穀城來遷者曰迪功郎監台州

稅其號曰西族處士本參軍之六世孫監稅七世孫太學生收無子以處士父勛為後收之父上蔡書院望賓諱復處士以為曾祖上蔡之父楚州儒學教授諱滋處士以為高祖處士夫人有賢行能推其餘以賑施閭里而存誠事親以篤孝稱存誠之弟德純德徵皆蚤世二婦復相勉守節不變予以是益信處士之為善人也女一適毛建中早死孫男三人惟敬惟效惟斐孫女二人曾孫男四人任敬億侄嗚呼為善者必有後其將在是銘曰穀城之王世以善聞迪功肇台實蕃子孫名卿碩儒繩厥祖武出後宗人處士之父懿此處士篤履義仁令德有光

加于前人天錫高年全歸于此過者式諸鄉之君子

大明左柱國信國公贈東甌王謚襄武神道碑銘

洪武三十一年九月壬辰

皇帝御奉天門故東甌襄武王之孫昱頓首言曰先臣和
沒已三年墓道之碑已具而未有刻文惟陛下憫之俾史
臣有述焉制曰可臣昱至翰林以文為請臣謹以其事聞
有詔俾為之銘臣乃言曰昔元德既衰天下大亂我

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明聖之資哀生民之無辜奮袂一麾
四方響應芟夷僭盜蕩滌兇奸十餘年間遂濟大業雖曰
天命所屬不以智力然猛將名臣之勳著于王室有可徵

者首王之歸鳳陽新第也高皇帝有饒賜之勅其薨也

有祭誄之文帝自謂與王同受知滁陽稱其智勇過人命

勒石以紀勞績聖情深厚矣今陛下不遺舊而賜銘其碑

以寵綏湯氏實行高皇帝之遺志臣執筆後太史後何

敢卒讓謹按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

左都督左柱國議軍國事信國公追謚襄武封東甌王姓

湯氏諱和字鼎臣世居鳳陽縣之東湖里曾祖五一府君

祖六一府君皆以王貴追封信國公考七一府君贈特進

光祿大夫右都督左柱國追封信國公曾祖妣氏祖妣

周氏妣謝氏俱封信國夫人王幼喪二親卓越有奇志嬉

戲常習騎射指使羣兒父老異之及長身長七尺個儻饒
智略元至正間豪傑多起兵據郡縣王亦思自奮拔以取
富貴壬辰歲聞滁陽王據濠兵勢強率所厚壯士千餘人
伐劍從之滁陽王奇王驍勇置之麾下使從諸將畧地每
在前行命為百戶取九灣攻濠之定遠得兵千五百人擢
為千戶時高皇帝處滁陽王甥館王委心推奉率兵從
大洪山寨得兵八百陞長萬夫復從攻滁州其守帥以功
多授管軍總管招集士卒益衆又明年甲午帝自取和州
諸將多滁陽王貴部曲願望未盡效臣禮惟王以所領兵
聽命甚謹帝心嘉焉會義兵元帥陳也先復攻和州王與

將士擊走之乙未六月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
三百士卒稱是既而也先與其將康將軍水陸分道寇城
王擊其水軍矢中左臂怒氣益奮中山王徐公達寧河王
鄧公愈帥師由東門轉戰城北破其步軍遂生擒也先以
獻王分兵取溧水句容克而守之丙申帝定建業三月王
偕中山王取鎮江一日克其城兵不血刃陞統兵元帥復
同中山王取金壇及富莊七月轉同僉樞密院事丁酉三
月克常州奉命鎮守其地攻取江陰明年偽吳張士誠兵
寇常州王力戰却之擒其卒三百十月復來寇俘甲士千
餘舟數十艘馬數十匹賊勢為之少沮壬寅偕中山王攻

無錫癸卯大破士誠兵于揚山斬其梟將獲甲首五百級
遂其別將莫將軍虜其妻子以還拜中書左丞甲辰士誠
弟偽丞相士信寇圍長興王率步將吳福興會開平王常
公遇春軍合戰士信大敗而退超遷中書平章乙巳擊江
西劇盜姚大膽斬之遂取永新州戮偽左丞周安等籍士
馬歸于京師仍出守常州丙午帝命諸將伐士誠略大湖
營于舊館降偽將呂左丞等虜其兵二千馬八十疋轉戰
湖州守將張右丞降進擊吳江州將不能格亦降遂薄姑
蘇園之明年丁未為吳元年九月中山開平與王益督兵
力戰卒平姑蘇縛士誠以歸三口天悉定除御史大夫兼太

子諭德階榮祿大夫時方谷珍據溫台慶元三郡與士誠
比境聞士誠敗固已震恐王督諸軍征之谷珍惧乘大船
逃匿海島中王遣人持書喻以國家威德谷珍即率昆弟
子姪待罪軍門得兵械舟楫以萬計所至不擾王之功居
多乘勝下福州戊申帝即大位改元洪武王畧定閩中諸
郡至延平主帥陳友定怙險橫甚令其副出城降觀望持
兩端王虜之以歸東南海上晏然是歲九月帝幸汴梁王
實危從既而與宋國公馮勝取懷慶澤路晉絳二年同中
山王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趨鳳翔越六盤關隴皆平明年
與中山王宋國公至定西襲元將擴闊帖木兒營西北取

寧夏至察罕腦兒獲其猛將虎陳定東勝大同宣府皆以
勝先諸將九月還京師論功行賞錫以鉄券封中山侯彌
開國輔運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夫勲柱國祿一千五百石
明玉珙乘中國亂僭踰四川以重慶為都玉珙死其子昇
立四年詔王及德慶侯廖永忠統諸將征之昇鎖瞿塘峽
以遏舟師王以計敗之水陸並進直擣偽都昇不能支率
其臣屬奉金寶以降五年同中山王北征窮追和林明年
薨通州外郭八年移鎮彰德薨其城是冬追元適臣伯顏
帖木兒于察罕腦兒獲馬牛羊無算十年正月元日帝念
王之功加彌推誠佐特進階為光祿大夫職為左都督勲

左柱國爵為公國于信俾議軍國事加祿至三千石仍
賜鉄券王益恭畏不自驕盈繼與岐陽王李公文忠練卒
于鳳陽鳳陽濠之賜名也明年是撫西河州繕完其城郭
營舍十四年偕中山王北伐下灰山擒其平章別里哥及
樞密副使久通又明年詔至四川永寧治壩濠飭士馬十
八年五開山獠為亂王帥討之夷其窟穴俘戮四萬人
及入朝王以春秋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群公次第以
為言帝喜之賜寶鈔五萬俾造第宅於鳳陽而謂王曰日
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為朕行視要割地築城增
戍以固守備王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其一為兵以守

之二十一年新第以成告率妻子陸辭賜白金以兩計者
二千黃金以兩計者三百鈔以緡計者一萬五千文綺四
十端信國夫人胡氏亦賜金錢文綺甚厚俱降手勅褒嘉
之二十三年元旦朝于京師忽被末疾且失音不能言帝
聞之大驚即命駕臨視嘆惋久之遣歸故里十月詔王之
子將命召至邸賜以安車入殿廷燕勞備至復厚賚俾歸
以俟有瘳二十七年王疾弥甚不能興帝思見之特詔輿
入觀手為摩撫語及舊勞對之雪涕賜鈔六百五十緡預
為營塋之資二十八年八月七日薨於里第之正寢至是
年七十矣訃聞帝感悼為之不御朝者三日追封定謚親
為文授使者以祭命親王咸遣祭于其家棺槨明器冢壙
皆官為之以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塋于縣曹山之原詔肖
像于功臣祠配饗於太廟梓檀必賜祭 高皇帝禮遇功
臣加恩于王恩禮之隆時莫與比夫人有婦德明詔稱其
賢子五人曰昂署前軍都督府僉事曰軌太原中護衛鎮
撫曰勇曰燮皆早卒曰醴同知左軍都督府階榮祿大夫
將兵征五開卒于軍女五人長適德侯廖權次為魯王妃
次適萬泉衛指揮俞昂次適景東衛指揮顏鎮之子溶次
適楚雄衛指揮袁義之子興孫男十一人曰昱暹昇晟昂
景昇昂是吳畢晟其嫡也孫女四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

皆幼王汎毅質直勇而善斷不安發言入聞國論一語不
泄于左右行師受任有詔即行不少顧家臨敵果敢堅忍
未嘗挫衄有語及兵書者輒咲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
耳何以泥古為家蓄妾媵百餘暮年皆資遣寧家得賞賜
多惠鄉黨父老及孤貧無告者貴極公宰及歸田里見故
文遺民意驩如也厥後群公多先物故而王獨享壽考以
令名終斯固保身之有道而始終不倦可謂盛也已今陛
下追惟創業之艱顯揚刻銘使播不朽豈獨蓋覆湯氏之
子孫蓋以昭揚先帝之功德而垂萬世也是用備著其事
而獻銘曰

示昭上帝視下孔仁降聖儲才相懿地民民之顛隳俾聖
康之復俾賢臣佐而襄之有元既衰天厭其亂替生
高皇拯綏大難龍奮于潛八極晦冥英傑如雲翼之以升
惟東甌王既智且武灼知天命早識真主衆方夢寐未決
所從獨斷不疑委身效忠臣或擇君杖策千里生于帝鄉
其社孰似寶劍彫戈折衝四方如扇如貔驅彼犬羊披淮
濟江以作京邑京邑既成皇業乃集東邊偽吳坐鎮毘陵
不騫不傾仗義為城帝德日宣遠懷迺服王率之行勢若
破竹既平姑蘇元惡就誅威鎮東南暨于海隅乃清閔隴
乃平幽冀萬邦來同獻琛具帝曰念哉劬我元勳爰啓

土疆流慶後昆中山建侯遂公大國貂冠金券綉裳赤鳥
海宇晏寧變夷為華民休田間穀粟絲麻王亦白髮燕嬉
甲第伊誰致之天子之賜天子有詔共樂太平文錦兼金
侑以百朋內暨夫人亦受寵錫重書爛然觀者動色天實
生才股肱聖皇豐其第祿俾之壽康壽考令終孰與之同
天子之門式勸有功沒登王封後饗宗廟始卒無瑕其忠
有耀昭哉大明如日麗天載焯鴻勳以訓萬年

大明故處士鄭公壙誌

公家台寧海氏鄭與黜其名字子詠父曰晉度稱篤行昆
弟三人次為孟少習經傳有至性居家孝友和以敬抱才
善優未從政女夫後宦奉溫清癸酉仲夏巳巳暝客死漢
中緣一病年五十六非短命生雖不顯德孔盛城北土岡
厚且勁窳後三日龜所定子祥居南路脩廸尚其祐之俾
終慶返葬故鄉禮斯稱

王處士墓表

天下之姓王氏為盛其在東南者多出文獻公導文獻遠
孫梁某將軍超孫始遷越剡溪將軍之裔有諱縉者石晉
天福間自剡來台寧海之塔山因家焉處士其後也曾大
父曰舉大父曰景升父曰先魁在宋世皆不仕而為富家
處士生元初卒國朝受命之四年洪武辛亥十二月五日

年八十有五其事親盡愛以有禮家嘗遇火父年九十卧病不能行亟抱以出復至先祠遷神主他所一不顧資產及父喪不飲食至七日其待昆弟義以和二元發卒撫後子如子無愛憎厚薄疏數群從子姓數十人慈洽教敷藹如也於宗族有恩意不能自衣食者調以粟帛不能喪者助以棺槨於鄉閭推所有無倦色里有澗水之防曰蔣婆堰溉四百餘頃嘗決堰下田皆病旱捐私財募衆力築成之人賴其利其生見元之盛衰家富實不少變是時富家出有僕馬服有綺綉奉其身者多豪侈喻度而處士獨儉素喜讀書操行爲士人優游林泉以壽考終先娶盧氏年

二十九生子元壽而卒繼室以其女弟生子曰富壽年八十五歲以洪武乙卯某月十日合葬上里奧西山之原而塋先卒者于山北之原孫男五人嘉瓊琛璞瑋孫女五人曾孫十二人皓昂熒昱普晔暄院昂曾孫女九人處士既沒十八年長子嘉以墓上之文爲請後五年予自漢中來京師乃爲之言曰處士閱有元一代之終始不可謂不壽也所基者久而所積者厚不可爲不富也目不識兵革而終於牖下謂之康寧而考終孰以爲否也矧其服行于躬者粹乎合於禮義其好德之善非斯世之所多有也嗚呼古之所謂不朽者其將在茲乎

僊居張處士墓誌銘

余教漢中連以職事趨京師道秦必朝于王而後行每朝必承訪問賜酒食始遣去典儀副張君六成贊導進止具有儀法其奉上侍人一以誠確予固熟識之去年冬自京師校文還六成館焉接其人與之言論愈熟蓋所謂端士而余同郡仙居人也既而六成為余述其父處士事輒泣下余曰豈於死生之奉有所憾耶六成曰吾與兄德恭事吾父雖不能致養然於子道不敢失所憾者吾父有德行稱善人於鄉而墓石未有述且吾父年僅五十有一生既不獲享壽考于時使沒而弗彰顯其志于將來是重天吾

父也故於子也請予讓非其人六成以右長史弟君大方之狀請益固及考其狀處士之先居縣南之薦谷宗人有諱時舉者居縣之東澗坊無子處士父嗣宗後之其家富而好施閭里德其惠處士諱文道字希道其學務達倫理大義其事親孝而有禮居喪哀而有節事繼母視其嫡無不及焉遇兄弟有恩意終其身不少衰待鄉里承父志不倦元季兵起避去山中鄉人或竊取其家貲後值其人陽為弗知者其人慙謝以所竊自歸處士謝遣之其寬厚皆類此娶徐氏二子德恭六成也其卒以洪武甲寅三月某日塋以其年月日墓在東嶺之原台屬邑五俗愿樸儉素

惟仙居為尤上多尚行守義不為華言麗飾往有古長者之風如處士者是矣惜其沒于田里不克推其得於躬者以化澆競之習也然六成典大國之禮人多敬其賢處士之澤其將在茲乎銘曰
其學也懋其行也卓其位則卑而施不博尚其後也克享餘澤

楊處士墓誌銘

越新昌之楊氏當元滅宋時有諱普順者年十三歲為兵挾以北至濟南厭次長而娶呂氏生子曰馬仕為禁禦郎既而棄妻子南歸父母尚無恙遂留不去處士普順之孫

而禁禦之長子也初禁禦娶王氏生五子自厭次來省父父強遣北還養其母會禁禦及王氏卒處士既葬畢遂與諸弟訣來新昌事大父處士諱海珠字國寶少不資學問而凝重孝謹有德度在大父側愉色卑躬承意不少忤服喪治墓具合禮式家富好施與族姻貧無衣者輒賙給或養之終身鄉里匱乏歲時遺以米粟告糴者必飲食之歲大疫里中民駢首卧為糜粥湯藥問慰撫卹曲有恩意遇卒有道死者為之斂葬後水齧其墓復疏澗引流使避去每諸子收息錢田租于外必諭寬貸戒勿斂怨以禍我家里毗畊地得金而不能辨持以鬻錢處士語其直使償于

人家入尤處士不售取為已利處士笑曰吾豈以利而昧
心哉其所為多類此尤善教子闢館延師儒率諸子尊禮
之夜則張燈命誦古人名言卓行以為勸至老不懈年七
十四以洪武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終于家某年月日
窆于白茅山之原配盧氏有美德孫男十有四人孫女四
人曾由國子生為成都前衛知事清慎能詩與余善述處
士事始末來請銘銘曰

義誦賞羸或憤厥身富而克施天與其仁肫處士孝慈
篤厚惠于鄉里不宗其有惜其居下澤不旁流良貴靡虧
善孰能傳古道日衰茲惟君子嗣人則之尚受餘祉

故駙馬都尉郭公壙誌

公諱鎮字彥鼎姓郭氏世為鳳陽臨淮縣人父英以才勇
善戰從太祖高皇帝定天下為時名將賜號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元勳柱國封武定侯夫人馬氏公何氏出
高祖諱山甫曾祖諱聚以侯貴皆追封武定侯祖妣卓氏
曾祖妣趙氏皆封武定侯夫人公故大家伯父子興以軍
功封鞏昌侯追封陝國公謚宣武而姑氏復為高皇帝妃
公以勳戚子弟資貌潔脩儀止詳謹朝謁之際上屬目班
行獨心喜焉洪武二十二年遂選尚永嘉公主賜金玉帶
鞍馬金綉衣九襲拜駙馬都尉歲食祿二千石時年甫十

七好學工詩熟於禮度每命練兵綜事于外恭勤不懈中外稱之三十二年閏五月高皇帝崩今天子即位復命賞遼東兵事已而還中途疾作至京師不能朝詔國醫視之卒弗愈以元年正月薨于賜第年二十有八事聞天子輟正朝三日歛及葬皆遣官賜祭諸王亦遣祭奠子三人曰蘭蕙荃皆上所賜名以是年四月十五日葬于應天府聚寶山喪葬之具一給于官不以煩其家嗚呼公父成功于先而公嗣其富貴以承恩寵能恪恭于位令聞有稱可謂賢矣生不永年無以竟其志豈非惜哉且著始終納諸幽堂庶後之人莫敢壞傷

胡夫人范氏墓碣銘

夫人姓范氏諱某和州雞籠鄉人曾祖某祖某父某母婁氏四川都指揮使胡公淵之配贈驃騎將軍某官某夫人某氏之孫婦贈某將軍某官某夫人某氏之子婦右驃騎衛親軍指揮使宗之母也胡公世家鳳陽之定遠材勇絕倫至正中高皇帝起兵定江東公執戈從諸將為爪牙臣奪旗陷陣功居多自安豐正千戶三遷而至成都後衛指揮使自成都征雲南復為雲南都指揮由雲南徙進金齒復遷今官階二品夫人以公貴有封號洪武三年嘗朝高皇后于中宮賜以珠冠禮服十三載復入朝勞問賜燕

賚以綺段羊酒人皆榮之夫人少能安於貧窶以相其夫
成功業晚處富貴復能以儉勤率下教子婦勿為奢靡事
與其姊畢氏同居四十餘年奉養均一未嘗有忤容大小
百口人不同能調節搏量皆得歡心見其子琮好學名
士多造門輒喜曰士君子乃不棄吾兒耶趣諸婦為酒食
延留久而不急其明於事理類如此三十一年戊寅閏五
月十八日終于成都官舍享年六十三子男四人曰寧曰
安皆早卒次即琮次琛女二人長適耿奇季天孫男嬰嬰
龔孫女三媛娥姻琮以明年己卯隨父朝京師留拜親衛
俾弟琛以某月日葬夫人于雞籠鄉某山之原而以國子
博士王君仲縉之狀請銘余昔遊成都與琮善聞大夫士
稱夫人之行如博士之言乃為之銘曰夫人處外志在四
方內輔得賢厥家乃昌高皇龍飛英傑如雨惟時胡公
猛敵貔虎寶劍彫弓戰功實多夫人相之俾勿頽家其窶
其微克堅其守既富既榮不恃其有始終一德靡懈儉勤
百口烝々率之以身入朝于宮后有錫予綉服珠冠旨酒
肥羜晚居于蜀公仕南中閨閤肅齊夫人之功夫有勲闕
子膺天寵歸葬故鄉賁於丘塚富貴豈無令德為難婦順
母慈歸其獨完有樹於道其下維石載昭其潛垂範罔極
鄭處士墓石表辭

浦陽之鄭氏有貞孝處士諱淵字仲涵生未嘗仕乎時足跡不出乎里門以洪武六年六月十一日卒二月十二日葬於左溪瑤塢其師太史公謚之而銘其墓墓上之木已拱矣問其鄉之細民則感額曰仁人也處士在時吾民飢者告以食寒者告以衣病者我藥之稱貸者未嘗辭有恤我之心焉今死矣仁人不可得矣問其士大夫則感曰然曰忠信人也其言也恐傷其氣其待人也和恕之容溢於面其見人有善也揚之唯恐弗亟見人有過也陰告之而不聞于外貧者調之急者紓之而未嘗以是驕人惜其死矣問其親戚則泣之曰吾恐言其德乎縱言之其有既乎

處士親在事之盡孝既歿而喪之過哀親死時思食亦終其身不食爪曰吾何能下咽也事父兄如事父兄曰坐則趨走就位不命之坐則拱而立不敢平日視撫子弟有恩而嚴或有疾夜四五起及訓飭之際正色厲辭凜凜如神明其視姻連不以貧富為冷熱嫁其弟孤女踰於已出者其大者若此其小者可知吾言之安能既也問乎太史公公出涕曰吾之後也其事我也不以師而執子之禮其為文辭冰潔而木茂其於道有聞矣不幸四十有八而已今則無矣問於其子楷欲發其辭而舌莫能舉求其文得遂初齋藁十卷讀未終篇為之泣下沾襟嗚呼處士一布衣耳

道行乎家不特使親者哀之而交遊者至今哀之不特君
子哀之而野人亦且悲之使處士有位其及人者豈少乎
而卒以死者命也世固有高位而人無稱之者甚或詆詬
之願其速死其視處士有謚以昭德有文以傳世得失果
何如哉嗚呼可哀也已處士之曾祖諱德璋宋青田尉祖
諱文轟父諱鉅皆以孝義同居聞母周氏有婦德先處士
卒與處士同壙男即楷女二人適某孫男耀楷有文行太
史公稱之與予友以墓表之辭為屬系曰
古之為儒道為貴俗衰尚文才取偽文奇行駁世所棄偉
哉貞孝覺其弊躬行於家仁且義擴而為文乃餘藝玄珪

郊廟器弗庸遽向山澤悶醇儒之止衆歎歎幸有佳
翁紹遺志積敏報侈將愈熾刻辭識之告來世

陳仲昭墓銘

仲昭諱子晟姓陳氏閩連江人少喜讀書有名里中長老
稱之洪武四年詔用科舉取士仲昭甫任冠即以周易與
諸儒試諸儒願莫得仲昭名在前列福建行省貢于朝廷
議少之俾入學太學選為荆王伴讀是時天子方寵士
俊郊祀燕遊遇奇異恠偉之事輒命從官王臣年少賦詩
屬文親第高下咨賞其能仲昭從翰林學士太史公學文
有法可觀尤為上所顧命

闕命廷中

年少趨過目視可者拜叅知政事御史郡守數十人仲昭
久之獨不與九年從王之國後二年還京師病死中都學
舍仲昭侍王謇直敢言王甚任之其府長史調巧授王經
不正說恣王所為無所諫正仲昭每廷詰之長史輒面赤
趨出衙之會仲昭至楚娶婦甚愛婦翁謫為兵戍邊惟外
姑及女存仲昭還京師欲與外姑婦俱行長史持以為兵
妻不可格弗許仲昭獨行發病念婦及外姑不置遂死
死時二十六矣仲昭敏而專退朝覽誦綴述不少暇其鄉
老先生多造舍請其文自謂不及閩中諸儒亦皆竒嘆不敬
望太史公尤稱之雖余亦重仲昭可友嗚呼今死矣與仲

仕少年才器出仲昭下多致大官又善與人合無所
忤不遇禍仲昭獨以直取恨死不得志豈才者固人所忌
耶或言貴富備短出於天世之得者甚衆不必如仲昭則
與仲昭獨天死豈天亦棄才者耶嗚呼其可哀也仲昭死
以年四月一日塋以某年月銘曰

俞先生墓表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變禮文之俗未數十年薰漬
狎骨化成風而宋之遺習消滅盡矣為士者辨髮短衣效
其語言容飾以附于上莫速獲仕進否則訕笑以為鄙怯

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為之變是時金華俞先生獨率其家以禮深衣危冠坐談古道客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三揖皆有辭相稱慰慶贊周旋俯仰辭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宋久不知宋俗皆然或竊指先生為異或尤以為迂緩先生不顧年七十又二年于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生既卒而宋之遺風無有知者矣先生諱金字玆器其先杭人吳越錢氏時仕其國為戶部尚書董營田使者曰公帛營道發義烏愛其地遂遷邑之鳳林鄉戶部生德詮德詮生談又徙金華之孝順鎮談生海海生善轉善智有子

人皆為儒惟善智子昌言宋大觀五年上舍釋褐進士知永豐蕭山二縣而善轉子奉復家溪南之琴山奉生上虞主簿允先生性性生壽壽生義義先生父也母氏先生少好學善自程督鈎發水涵木滋月長歲化壯而有名一試不合有司即退脩于家於經史尤潛心搜討較辨疑昧多所益附學者師尊之受業者繼于門先生年愈加志愈篤為學晚而彌成人望其致用而宋亡矣故先生之名不大顯于世惟發之文章以自見久而亦散軼不傳世由是無從知先生知而言之者鄉人而已然先生之所存鄉人未必知之知之之詳惟先生妻王氏生五子曰祿衍椿

著某而卒諸子以卒之歲十一月某日莖于義和里之揚
家園今觀先生卒時十年而先生之孫欽麒釋觀慶用
亦為老成人曾孫十五人已多長云人子暨孫至曾祖則
已疎矣使復越數世尚有知者乎篤行自省固不恤乎人
之知否然德如先生而不傳則天下之為善者急矣余是
以論列之以見不苟合于時者乃所以合乎後世也

孫卷之二十六

碑誌

宋仲珪墓誌銘

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公有賢子曰宋瓚字仲珪其言確而
信其行和而謹其為學據依乎仁義取予好惡非禮法所
存弗處也自其少時已然持之終身心恒慊然雖變故灾
患之迫于已者其所存未嘗不然是以在父母側父母安
其養而宗族服其孝居鄉里者文幼稚富貴貧賤莫不樂
其善而後之遊奉賓客無賢否遠近咸得其懽心人以
為長者毋賈夫人性嚴少不當意輒提耳詒責君年將老

跪拜謝過若嬰兒然未始有怨懟之態伺其怒稍緩復溫容好言以悅之當公在翰林致仕居家時天下士多奔走門下求文辭講道德者無虛日君營致酒食務順適公志不使有不合於禮公之重名高當世而季弟璉為中書舍人長子慎亦通籍于朝人以為尊顯而處之無盈太之色及後弟子為坐法者誣死家遭譴逐侍從蜀之西疆間關萬里一子繼夫公亦卒于夔家人死者相繼人為之危而送終御家不肯失常度其形貌敦實重厚類壽考者而年止五十四竟以洪武十九年丙寅四月十日歿于茂州安遠驛旁之蓬簇後時惟從子懌以孤童治喪三男皆先死

無存者初公之祖贈太常卿諱守富及公父贈禮部尚書諱朝皆以柔善謹愿稱閭里至公尤以盛德為海內師尊而卒未獲其報是以於君之歿也天下之知德公者雖不識公誠君莫不思公之德而為之嘆悼其與君遊者雖不識公然慕君之慈良易直咸痛惜而盡哀焉君先娶包氏金華人生三子慎愷恂繼同縣賈氏有二女長已適人矣季在室幼子懷卒之歲始生某從公學與君最懽且久公之西行不能從及今以事至蜀訪公遺孤得與懌會而懌以君羣行見屬於是君之喪已五年矣情雖不忍銘而義則不可不銘也遂為銘曰家稱孝子鄉稱善士宜受其祉而謫

以死嗚呼命矣夫

宋仲珩墳誌銘

璉為君名仲珩字金華其居宋為氏父灑名儒國太史曾
祖暨祖咸善士德政文昭乃厥諱君資粹清學淳美文辭
妙麗天所畀書尤有法配虞李中書舍人五官撰忠孝慎
恭世儀軌三十有七庚申死季冬八月時加已姪性迎卷
友經紀明塋浦陽江東鄣村母賈墓羅山趾仲夏某日襄
厥事配方甚泚憚其子後太史行莫為主嗚呼致斯果疇
使埋石及泉載終始孝孺勒辭書鄭濟

宋子畏墳誌

金華宋慎子畏年二十七歲洪武十三年庚申十一月二
十八日以其官卒京師明年五月某日從祖父弟性以其
骨歸柩塋浦江羅山祖母賈夫人墓左天台某誌之曰嗚
呼子畏以太史公為祖以仲珩甫為父以子之才智奇偉
其於富貴壽考皆所宜有而年不及壯仕不克膺舉莫推
其故也告哀於幽使陵遷谷變之後有愛才者悼其不幸
曰此仁人之子孫尚為視護其墓

樓君墓銘

君諱士祥字彥璋氏曰樓所居邑曰義烏祖慧所紹翁
如浚字文翁文翁童兒少豐厚有志畧紹無子遂招而子

之曰是兒必大吾家文翁既長理財殖產具有方畫日充
月拓卒為巨室當時婆之富民稱樓氏賓客食其庭者數
十人子弟厮役皆衣綺綉善騎馬臂鷹走狗馳逐為樂君
獨弗效其所為衣帛裘不臻華靡事親遇人誠謹篤實曾
不知其為富人賢士君子以是稱之遣長子從名儒太史
公學教諸子事樹藝有餘以調困者歲時擊牲為酒召所
親厚故人會飲咲歌為樂見之者曰此承平時富民也年
六十有一以洪武三年三月九日終是年一月某日塋石
橋山君娶方氏四男子長錢從學者也其三人曰欽鉛銓
皆為士人二女長適同里金持正次適浦陽鄭幹孫男八
人滋潤淇溱灑洪沃淵汴五孫女其二適人矣余尚幼銓
與予遊其族兄恕余友也以其狀請銘銘曰
樓氏在婺望久聲殷君之先人奮以賞聞夏屋崇堂封君
之宅鍾鼓牲牢以饗賓客歲時遨遊良馬堅車綺綉煌
被于臺輿君於其時獨耻不效率其儉素克祇克好不狂
于初不困于終視其朋輩孰可與同畜而弗施天道乃有
孫子孔多尚徵厥後

采苓子鄭處士墓碣

周之文盛矣至其季也流而為詐夸孔子蓋屢嘆之教人
必以忠信豈不以忠信為立德之本故耶今世去孔子時

益遠機巧之俗勝而敦慤之風微乃有若鄭處士者焉其
可尚也哉處士諱濂字仲德別號來苓子居金華之浦江
自其七世祖綺教子孫勿異爨今傳十又一世矣元及國
朝皆表其閭天下稱之曰義門鄭氏處士處乎世者八十
有四年主其家者凡十有七年自成童至耄老其言必信
其行必篤其事長撫孤待昆弟接网友一以誠自持無纖
毫之妄望之其容熙々然卽之其語怡々然久與之盤旋
未嘗見其忿言怒色躁者久之而悔詐者近之而愧士君
子與之遊者若翰林承旨宋公教授胡公翰贈翰林學士
王文節公楫皆以文學重當世莫不推服以為賢而鄉人

子弟聞處士之名者咸敬畏以為不可及也嗚呼可謂忠
信之士矣處士為學通天義美髯長身貌和而氣淳家以
田賦多推擇為糧長屢以事入覲 太祖高皇帝識之後
安人誣其家與權臣通財時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
實不實必死而覆其家處士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上
獨憐之曰我知鄭義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湜福建布政
司參議而盡以所徵債全歸鄭氏且問處士治家所以長
久之道處士具以對上甚喜處士感上之恩每上生辰即
捧香詣闕下拜賀上未嘗不喜而勞之當是時浙東西鉅
室故家多以罪傾其宗而處士家數千指特完蓋忠信之

報云處士高祖政曾祖宋龍游丞德珪與弟青田尉德璋
遭難爭先死祖文嗣考鈞處士本贈禮部郎中鑒之子以
父命為叔父後娶周氏光五十八年卒繼室梅氏子男四
人樵檝林彬好學有長才檝夭餘皆先卒惟彬後四年歿
女二人早死次適傅誼孫男炳焯燦焯孫女四其二適
諸暨何恭永康朱輝餘在室曾孫男三人曰奎曰城曰墉
女一處士以洪武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終八月二十
四日葬于石姥嶺之原塋之八年炳狀處士之善走京師
請銘余始冠時從宋公于蘿山與處士家相去二三里而
公與處士名同而生之歲又同相好也故余交處士祖子
孫間甚熟公每語及處士未嘗不以為君子也後未幾時
而公薨又十三年而處士卒至于今而處士之故人交舊
皆無在者而余幸執筆待罪太史墓上之石烏得以固陋

辭銘曰

自古有國莫能千年世之大家亦艱其傳貴富豈無章綬
相繼道不足稱位隆名替鄭出滎陽周之支孫來遷浦泣
以義為門自宋迄今廢興多有巨族封君孰世其守維鄭
之宗匪公匪侯躬率禮讓紹其先猷篤孝于親協恭昆弟
人豈不能莫濟其美侃侃處士克長厥家忠信自脩無偽
無華和色徐言犯者弗較安享壽康登于耆耄惟

皇太祖神斷如天華髮長髯屢對帝前帝眷綬之不怒以
笑天恩誕敷為善之報人之可恃令德為尤疇棄不行外
物是求宰木森々取則匪遠我焉其傳以勸為善

故中順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叅議鄭公墓表

太祖高皇帝以神武雄斷治海內疾兼并之俗在位三十
年間大家富民多以踰制失道亡其宗獨金華浦江鄭氏
以孝義聞天下特受褒賞恩數甚盛或為人所誣輒赦不
問擢其子弟為大官每指以風切當世而鄭公湜尤為先
帝所器者也公諱湜字仲持洪武十四年奸人誣告其家
以交通賊臣事甚危公兄弟二十五人存者幾廿人而五

公奮曰有弟在其恐使兄陷刑辟自詣吏請行至京兄瀛
迎謂曰吾家長當任其罪弟無與公曰兄年耄弟當任其
責非兄罪二人相爭入獄既而太祖聞之召二人至殿
前勞勉之即赦其罪賜湯沐酒食詔拜公布政司叅政吏
部奏叅政無缺員特設叅議之官以處之遂授中順大夫
福建布政司左叅議賜冠帶襲衣復命舉所知因薦同郡
王應等五人後皆授叅議俱有聞于時公治福建吏民熟
公家聲相誠勿犯豪將病民者公與之爭可否帖々畏服
南靜縣民為亂誣誤者數千百人即由多掠其婦女為奴

公皆言于諸將縱遣去兵不敢言。二人劇盜殺其一而取其財其一人得脫訴于官捕盜。驗屍無有不肯承公夜取盜鞫訊因縛置于庭匿吏案下俾聽其語夜半盜顧庭空無人果私語始知其沉屍井中明日詰盜以沉屍處盜驚伏聞人神其政十五年正月二十日以疾卒于京師享年五十有六公之先自宋同居至祖文泰在元中世家始大考鉉封從仕郎江湖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母張氏公少奇警受學于太史宋公公稱其長才貌姿魁偉識度卓卓負氣有為其事長待人理財御下皆有方所創條教皆可為子弟法娶張氏先公八年卒子男三人曰格

曰杲曰柯杲及柯蘇氏出女二人適同邑張瑄東陽蔣昇孫三人光焰光柯以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奉公墓歸塋于諸暨龜山之原墓石未有文而格亦卒今年天子詔脩先朝實錄公從第前庶子濟為史官與其聯事柯因以文為請孝孺昔年二十餘從太史講學青蘿山數至公家拜其長老于堂上退而從公遊與諸公子姓相與論難甚樂也今去之二十年長老多已亡公之子姓多強壯為老成人或已天逝而詢公之墓木則已拱而某亦衰病無所用於世矣嗚呼富貴不足恃惟為善可以獲天之祐少壯不可常惟脩德可以垂令名於無窮然則後之子孫追惟公

之遭逢聖明以昌其家以永其令名其可不思所自也哉
貞義處士鄭君墓表

金華之浦江有孝義門曰鄭氏鄭氏有好學篤義君子曰
處士諱浦字仲宗其言懿而信其行和而謹少受業于太
史潛溪公劬勞勤志痛自繩斷雞籠卧榻之側聞雞初鳴
輒危坐誦讀至夜二鼓不休由是盡通貫聖賢經訓尤精
于朱氏詩論議根據仁義下筆為文有奇俊語一時老儒
多嘆譽之其家合族以食男女數百人處士事尊長待昆
弟御卑幼一以勤篤恭慎為本上下莫不宜之洪武十九
年詔天下度田繪疆畛為齒命太學生泄其後太學生有

以賄敗者蔓連大家多坐死處士兄瀛時生家政當逮京
師處士奮曰吾家以義名吾先曾祖弟昆坐誣罪爭先死
維陽獄吾兄老矣吾可不代吾兄而使之就吏乎遂詣理
自誣服死金陵其喪歸不惟其家哭之而鄉人靡不哀之
不特識之者為之涕泣凡聞鄭氏事者靡不悼其不幸也
處士曾祖諱德璋宋青田縣尉昆弟相代死者也祖諱文
驛父諱鉅母周氏配張氏子男二人曰櫟曰柏女二人孫
男五人焯烝耿焯孫女二人曾孫男一人瑄處士卒於
十九年七月八日年五十有三以明年七月七日葬於白
麟溪北二里潘坂之原鄉人私謚曰貞義柏有文學與余

皆師潛溪公處士過余最厚相以伯父左庶子濟所錄狀
來請銘誼不敢辭乃為表其墓曰

孟子謂以法死者非正命亦視其所為何如耳使獲罪於
義理而抵法如孟子之言可也倘所為合乎義而遭逢其
事變隕身于難得命之正也孰加焉故比干之死於君申
生之死於父童汪錡之死於國孔子皆取之苟不由義而
負耻貪垢以全其死繼登上壽歿牖下君子視之猶狐鼠
之斃腐曷足謂之正命乎若處士者以身代兄死于仁義
其所全者大矣其於天之所畀可謂無負矣壽雖不長名
則永存為善之報寧不在其子孫哉

嚴夫人鄭氏墓銘

浦陽鄭君源請銘其祖姑之墓而道其事曰祖姑名萬嫁
同邑嚴氏曰權生男女幾八年八十有幾以其年月日終
某年月日葬其所今數十年矣知其事者惟吾兄弟嘗及
見祖姑者耳弗及見者不知者也又越數十年及見者日
益少寧有知者乎此不宜不追為之銘又曰祖姑之在家
父母稱為良女歸嚴氏舅姑稱為順婦鄉人聘婦者必曰
安得如鄭氏賢乎生女者必曰得如鄭氏女足矣既老時
過乎吾家頌杖以行矣每坐必有業未嘗見其手之虛也
始嚴氏富既而貧對其夫無傲容返見父無怨言母遺之

縑帛三讓而不受暨老愈貧不求兄弟一錢此其終不可
不銘又曰吾之妻諸暨金氏名玉祖姑甥女也少受祖姑
教吾母久疾湯藥饘粥非手治弗進扶掖盥哺不以委人
吾耳不聞其過言諸婦妾媵二百人服其賢無異辭每以
善言告人輒曰嚴夫人之教也吾祖姑之德由吾妻徵之
益明此宜附書然非誼而好古者不信於人敢惟子請君
有道人言不妄銘固宜惜余非其人也然不敢辭夫人曾
祖

政父德璋宋青田尉銘曰

不知其家視其隣不知其祖視其孫夫人之德徵諸甥女
而益信孰傳弗泯不在茲文

鄭君妻洪氏墓銘

余與浦鄭君楷游東明山之麓過青松岡見塚焉鄭君惕
然色變趨塚前揖已環視北城凝立不恐違余招而問
之曰此塚與君有情耶何悲之甚也君泣曰吾先妻洪媛
之塚也吾惡能無悲乎昔吾父之女兄適同里洪蓮生女
媛而卒洪鄭氏世戚也故媛歸于我媛五歲時其母病涕
泣禱于神請以身代及母卒哀慟如不欲生聞者為之摧
心九歲父娶後母鍾媛曲意奉承事之如已母洪故多資
日招賓客飲酒女妓羅列彈箏擊壘聲嘈々欲沸諸女競
出褰簾睇觀不休獨媛若無所聞閉戶業組紉足未嘗越

戶闔其族人教女者必曰何不效媛耶年二十歸吾諸姊
如數十人共一堂食媛恭敬敏慧俯仰其間無不悅者尤
得吾母周夫人心預測其意而將順之不待其言吾母有
疾者累年媛節適飽飢寒煥調湯藥扶持臥起雖久不暫
去左右值吳越亂夜半訛言寇且至家人皆入山谷吾與
奉母出匿隣人室吾母願媛曰吾病去死近不足恤尔少
艾曷不自為計媛曰死則與姑俱死耳敢他之乎既而吾
母終媛方免乳故羸憊復哀彌頓毀適疾得熱病猶朝夕
哭奠不已諸母見其病日甚勸稍食魚肉媛泣不肯哭愈
哀會吾母小祥時媛已不能行呼媵女扶至帷前奠哭哭
已仆地由是寢劇逾三月竟死死於洪武庚戌七月十三
日年僅二十又七十一月某日葬于某處媛將死時語吾
曰越百日卽葬我而歸主家廟吾問其故媛曰先姑靈凡
在堂而妾柩復存焉寧不愈傷君舅之心乎吾收淚諾之
其精神垂死不少亂語家事無遺者生一女然一男耀時
尚幼其死時眴眦者久之而後逝嗚呼猶在吾目中也吾
安能忘哉子欲慰吾悲其肯為我銘乎余曰媛行應銘法
非恒婦人比其死誠可惜也且與子善銘實宜媛字子姬
祖諱興曾祖諱天錫銘曰
質之姘德又孔嘉而命則不遐嗚呼其鄭君子奈何

鄭處士墓碣銘

洪武九年大臣擅事者以過用印章繫郡國守相以下數十百人獄劾以死罪中外寃之而不敢言會天子以星變詔臣民得言事寧海鄭士利奮曰事有切於殺無罪者手即具封事投中書省求入對宰相問狀士利廷辨不屈又弗為禮時士利兄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士原亦以前同知懷慶府時印章事在獄已得減死論宰相怒士利無以發因謂其上書規免兄罪奏請治如律於是與兄俱輸作江淮間當是時士利聲動朝廷事雖不行天下傳其言莫不嘆服以為奇士意其父兄之賢必大過乎人竦然慕

之後數年擅權者殛死士利始以赦免歸而父已卒兄亦沒徙所又三年為洪武十五年士利以十月二十八日葬其父處士于縣東南士與山之原以兄僉事君祔後四年始狀其事行來告白利也無似父兄之生也不獲盡吾心今不幸歿矣苟無以昭其志業于來世其為戾滋甚敢微惠于吾子余知士利不敢辭處士諱邦彥字國昌世為台城士族後遷寧海石谿曾大父大父考文明皆隱隴畝而考又以故廬漂于水徙水東處士少好學有高志彊敏絕出窮經為文有聲薦紳間其行已端其御家有禮其教人有法嘗應進士舉不合即不萌仕進意開門授徒學者聞其講說各克然若有得喜

蓄書手自校讎與旨疑義無不曉析望之溫雅可慕及其言論
愈久而益深至其分別賢不肖善惡可否之際凜如也是以
君子樂與之遊而小人異趨者畏之而弗敢怨年七十四而
卒娶郭氏有婦德毋道生四子一女子曰士原士亨士利士
貞文適元江浙行省都鎮撫童鑄孫男二人大同大雅女六人最
長歸童淵餘尚幼士原字好仁僉事君也剛直有才氣於學無
不該貫 國朝有天下之四年繇進士授奉訓大夫同知懷慶
府事懷慶治一州五縣兵後民著籍者僅三萬家君至官招
徠安輯諭誘有恩平賦役簡追逮禁吏不得為姦召其耆
耆告以法意使力作敦本越三年流通四歸田野墾闢戶
與稅增十餘倍河南諸衛軍糧月給鹽十之三各府役車
夫赴河東鹽司輦致民困於道路君獨牒懷慶衛俾軍自
釐鹽榷樵重臣勢令役民如各府行中書省下府衛雜議
君持不可曰吾郡民寡而事煩與諸府異使月為軍運鹽
盡驅吾民父子兄弟踵接河東之途猶不給也其何以為
生且設單以衛民柰何役疲民以奉驕卒衛官不能屈皆
舉手曰請如同知議民至今便之考滿除湖廣僉事荆襄
之卒先是乘亂多掠民女婦為妻妾或脅為奴往時部使
者雖知其然而畏武臣莫敢究其事君至民拜馬前號泣
訴立呼諸衛官俾還所掠于民君精練果敢操持勁正吏

畏其威而強有力者聞其風亦莫敢犯之數千里間貪猾
息若臨其家會斷刑安陸府死囚有稱寃者時獄已上
御史臺奏報矣君索成案視之語果不同因奏其寃狀御
史大夫怒君敢沮格我事因銜之既而印章事起遂嗾懷
慶吏誣君與知君與辨不勝遂自誣服輸作必謂明年徒
儀真又二年徙京師年四十七以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遇疾卒時君父處士亦以是年正月二十七日終君季弟
士貞先三年死於是存者惟兩人士亨士利士利既葬父
兄事寡嫂陳氏撫兄子大同如己子益刻厲為學人謂鄭
氏隱德累世積及發必大僉事君始欲以功名自奮竟不
得年其將在士利乎士利學行日脩蓋能大其家者銘曰
世之生才如木生地蘊積深厚其發必異鄭氏之先家學
淵源至於處士復尚以文翰其脩翼其教雖不有位
厥德孔邵寔生良子才氣燁然郡政是毗邦憲是宣煦綏
嘉柔摧擊暴強卑窮舞歌茲屏盜亡聲威所暨千里化服
銀章綉衣權貴震肅弗昇遐壽遠聞其施窺其所存亦已
雄奇凡今有家孰難非繼疇克象賢才美世濟孝既有子
弟復似兄尚敏其德以篤厥承

黃處士妻鄭氏墓銘

湖烏程處士黃儼之配鄭氏諱惠貞善事姑安其養洪

武戊寅十月八日以疾暴卒其姑哭不食曰吾孝婦亡矣
予奚以生為其隣與其姁戚聞其死亦皆曰吾里失一孝
婦吾誰取則儼亦悼惜其孝且賢也走書京師請誌其行
以葬斯民之不勉於行久矣孝親事長非卓異難行也而
盡之者士君子或愧焉况女子乎今黃氏婦不出閨門而
人稱其孝斯其可尚已孝婦曾祖諱應辰祖諱貴誠父諱
原隆母謝氏性淑慎柔婉在姑側卑顏抑氣候其喜怒哀
其嗜好而後發言飲食必躬進匙筋絲鉢細事不敢自尊
一聽於姑或或有疾視藥謹慎不忍去左右相夫子順以
正遇娣姒恭以和其家故饒財紡績織維未嘗少怠壽止
三十有六而卒是以人咸悲之子男二人曰壽曰璘女二
人塋以是年十二月十九日墓在錢山祖塋之傍儼之考
諱毅母范氏大父諱應麟曾大父諱衍銘曰
淑孝靜顯胡不永年人以為賢而不得乎天振古而然

金陵王處士墓銘

元至正初天下踰無事郡邑里巷無一夫兵而馳者金陵
處士王君國賓猶憂以為亂旦夕可冀語人輒嘆咤憤恨
曰使有善榮尚可救否者難為矣人問其策不答時公卿
貴人方酣溺富貴極意為盤樂事喜聞諛誕說無賴士同
口和贊惟恐弗合聞君言爭迂之君曰我信迂然言有餘

味稍知君者多欲薦于朝君辭不就賣藥市中與庸人混
不取聲名縱酒悲歌時時若有所計度衆莫測其意也已
而大亂作果驗迂君者或在或亡然在者始賢君謂善料
大事云君諱元質字國賓其先瑯琊人宋中世由開封遷
吳興再徙金陵高祖爲馬文惠公所知以賢稱大父昇淵
父潤之母貝氏君生有異徵少從名儒學藝能超一時容
貌魁碩善辯論擊排大父有才名望高爲江左鉅家其所
從皆奇傑士少所當意於子孫中最嘉君初亦自負以
功名爲可必致及知世運且變遂決志不仕君事親孝與
人交篤於恩義閭閻厚重望其儀狀知其爲有德人然於
事之未形者預決成敗得失不遺毫髮蓋其所蘊蓄深遠
矣憤世不見用故可稱者寡然士之用世者多矣其果足
稱如君者又何鮮耶君卒旣葬會余朝京師子顯頴願以
余門人林右狀君群行請銘余竒君節行喜顯頴之有文
重違其志乃識君生娶卒葬之詳而繫以銘其娶曰戴氏
君存能承君意歿能教其子其生以元至順庚午三月四
日卒於洪武戊午十一月十六日年四十九葬以十二月
二十八日墓于鳳臺西鄉之任家山銘曰
衆方嗜之獨憤而悲人蹈于熾則履其夷智燭幾微善不
少遺伏而不施惟嗣人之貽

曹處士墓碣銘

元師取宋降其都宋恭帝北遷東南郡縣皆下廣益二王將走海上處之縉雲有義士曰曹君誠散家資募兵泣謂二子天煖天驥曰吾先祖考繼世為宋民戴天踏地受德澤者三百餘年今宋亡主執吾義當死之筋力不逮責在汝等汝其無違吾志二子受命率兵後二王以行遇元師于台接戰不敵兄弟爭先死兄曰我死也其弟曰兄未有子且嫡也弟死國兄為家不亦可乎遂代其兄而力戰以死兄還撫弟之子如子時聞曹氏事者皆為流涕固已卜其有後已而處士生處士天驥之子義士之孫宋泉州德

化縣令石之曾孫諱城字德夫少

孝謹識處已大方

事親先其所欲惡而將順之遇人無賤貧一以至誠不欺為本廓大好施予歲飢捐錢粟周閭里方能康者康貧者置不問無難色於利人可為者無不盡心而於神廬佛寺隳壞亦糜金帛佐其費遠近化服咸稱為善人年五十有九以无至正丙戌正月五日卒之日沐浴端坐戒後嗣以為善勿怠累數百言不亂娶胡氏宋太學

賢而

能順其夫年六十九以壬辰三月五日終後

年

一月二十七日合葬洄巖之金盆山既葬之明年盜起意其家有藏欲發之守冢者哭曰寧殺我毋發善人墓賊聞

處士名德之相戒引去四男子

玘玘璟三女適呂德鄉

羊塌遂初盧陽孫男十有五人曰浦禮清溶汗浙泗游湫

滂潤溱洧濡梁孫女五人婚曰呂欽名陳元 呂脩名陳

希孟徐希和曾孫男二少三人浙有厚行國朝用薦者同

知大同府階奉議大夫以政事聞與余善論次其族姓事

可稱者為書授余請銘其先蓋祖漢 三十一世孫

璩五季世為縉雲尉遂家縉雲璩至義士凡十六世義士

卒未百年諸孫數十人多為大家銘曰

其源孰啓視其祖父其澤孰承後昆是徵烈々厥先番々

一作厥傳有弗為善考斯阡

吳處士墓表

處州麗水有處士曰吳君諱再字仲可生于元之盛時無
一命之爵而有以樂其心無政教刑罰之柄而有以感服
乎民無惠澤言語以被于世而其鄉閭思其善久而不忍
忘也處士六世祖蜚英仕宋為朝請大夫淞東轉運使曾
祖集祖德潤父曾皆以醫術濟人娶王氏生四男子元同
麟鼎濟後娶詹氏生一子瑜登卒孫男十人浩溢溱深洵
清澧洧澗

世者七十年以國朝洪武丙辰二

月二十一日終于家既終其子某奉命以十一月某日窆
于和樂鄉一塢之原今八年矣子孫多能守其家法而述

其事處士敦厚和易孝于繼母而睦于宗族通史學能諱
說數千百年治亂得失邪正無所遺滯好賓客所交者皆
名士然不以所長高人人以故喜親之貴者臨之忘其為
布衣之士貧賤者仰之忘其為名族聞家雖野夫稚子皆
知愛慕之以為長者而處士初不為詭異之行以徼譽於
人也處士家故豐於財而不喜言利遇凶歲輒減粟價以
賑飢人貸錢不能償以田來廉廉與本俾即止息錢因棄
不問貧者或焚其券民蔡氏趙氏親死不能葬處士聞之
召至家給以葬費嘉

郡錄事欲買田於郡學以

養士以處士公廉俾主其事處士恒以私錢倍田之數而

償其租額田者至今利之其厚於為人皆類是人用是稱
之曰善人隣家火延燎處士榱桷垂及而及旁近舍處士
家獨完鄉大夫驚異之以為為善之報後子孫請易榱桷
處士弗許曰使後人知吾何以得此於天庶有所警也然
處士終不以語人是時天下久治風氣淳厚閭里老人皆
以篤行相先非特處士為然也故處士之善雖為鄉邦所
稱而不甚著聞于世今去處士之歿未久後生小子習於
陋薄智術勝而忠篤損 天子屢下明詔責勵之而
未能率變也則夫處士之德安可不稱諸天下以為世勸
也哉

曹府君墓誌銘

洪武十六年六月乙亥同知大同府事縉雲曹君養晦以疾卒京師明日其女兄之夫呂文煥治喪權殯于城南隅曹君之友方某曰曹君性簡諒於人慎所推服於京師獲稱於人以為幸卒之日不能言矣猶張目舉手視子者久之察其意殆欲有言於子而不果今不幸死乎旅年僅三十有八父母在東南其子幼甚可悲也子何以銘之以悼其死且慰其父母之心又曰曹君固不壽矣然吾聞能壽人者莫如文辭之美者其壽為尤甚子其可無辭余既哭與為禮以不文讓不可則敘曰君字養晦諱秋以字舉于朝因以字行余幸得廬氏祖塋善人君資粹清好學問居家事母以孝稱母嘗病醫言人肉可療時君尚少即入暗室持刀割其左臂血流滿几家人聞爭抱持止之則已得肉矣糜以進母病果瘳其為人深沉有才智藝能鄉閭交愛信之會詔書復漢法舉孝弟力田者里父老議稱此科者莫如吾曹君遂以君薦時有令肢體有癢傷者皆罷不用君以割臂伏闕請罪上曰此真孝子也其可罷耶授奉議大夫使佐大同府大同為山西大郡且宿重兵主兵者皆大將貴臣守以下稍無善狀輒因折吏遇之弗敢少抗君有才能舉措施張得事機宜聲名出守

上邊將其奇敬之屈其威風降已相驩狎政化行境內屬
郡邑守令數十人斂戢奉職惟恐獲罪居官三年獄丞以
私怨銜君言君嘗以公事繫訟獄中與僚屬飲酒下御史
治言者因誣罪君當改官會病作遂卒始余見君時君託
余銘其祖墓 日而君病之時余日視君君言語
歷々未嘗少變且命余為文其思親之情懇焉可念嗚呼
孰謂君之於親 竟不復見而余乃復銘君之墓乎然君
生有足稱道又終於官可謂具美雖不獲永年而古之聖
賢固有然者此則命也於君可無憾矣君娶俞氏一子文
公拱四歲君 時以托呂君呂君永康人與君同居自

君去官至卒服勞勤治藥物皆躬先之一不以憂君今以
其喪歸歆以某年月日葬某地又將恤其孤而教之觀呂
君之恩君如此則君之行洽於家者又可知也銘曰
漢始近古以行取才推家于邦政化易該後易故常貴文
藝士學用 教空政弛有能張之為民擇賢茲懿曹君
為群士先 于家 于治配古諸侯章服孔貴不
竟其施而以官終 為幸於世為同嘉績有傳邦人是
紀孰旌其藏嗚呼孝子

王君國祥墓碣

金陵王顯述其叔父王君國祥言行授余請文其墓上之

石顯奇士其文辭甚奇至其叔父之事尤奇也余考之為
之言曰昔嘗讀太史遷書載戰國秦漢征伐攻取間事必
有謀臣辨士之畧參乎其中或以一言脫屠陷轉敗為勝
或奉文書下十百城國之所由盛強豈特甲兵足恃哉蓋
有文事之助焉近世史所錄名將爭戰之績則有矣而言
辭之士家閭閻聞豈馳說騁辨者不若古之人耶抑有之
而莫之述也以顯所言王君說元御史大夫福壽以計破
取二盜將如探囊雖然固策士也哉而世不聞其名雖當
時人亦不知計出乎君君說大夫時年六十二年且高不
喜名不聞于世至死而不悔古策士能之乎此其事足

稱矣君諱元吉國祥其字也曾祖君祥祖子

聞之

兄弟三人於次最少而重厚好問學自幼奇偉喜兵家書
輒以其意常為人言之人笑其言之過君曰君九子何足
聞此吾誠過也年十四歲飢與兄行糴旁縣道遇盜利其
粟將劫之兄惧走匿君不為動徐給罵曰庸縣官使吾運
粟許遣夫防我而不至若豈防夫邪後有粟車數十兩若
其防後至者盜以為然散去里中長老固已異之後大夫
福壽在金陵盜陳也先潘甲率兵數千自稱為元帥聲言
討賊索軍食城下大言殺人守將閉門伏不出大夫憂不
知所為君造門語大夫論以禍福說累百千言驚其座人

大夫亦驚喜起問計君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盜兵悍甚此
難為爭鋒當以計破之盜索芻粟公宜開城門陳芻粟車
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紿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芻粟
彼聞吾言不測吾淺深兩人必相讓則者必自來吾
以計之而制其一人易矣大夫從其言既而潘甲果至
執殺之也先失勢亦自敗去君絕不以語人又去而之燕
秦齊魯之間陰察諸藩預知不足與言復歸金陵而
今上已得江淮地金陵為帝都鄉閭子弟多致太官君歎曰
人主在吾鄉而吾求之天下吾之命薄明矣尚多談何為
因噤不更談世事隱醫肆中以自給刮落銼錐不露幾微

古習徇務為訥樸事父孝謹友其兄得恭遜意與眾人
處不求其異人莫知其為奇傑士也卒以布衣終年三十
有九娶平氏一男頊再娶呂氏生頊葬君于山卒
以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葬君為人敦風誼知好尚當世
名士多喜與交父喪致客千餘人挾其所長嘗以自高而
人莫能高之世嘗謂古昔能言士多死於言為威謀士多
以謀取國因謂皆不若愚之全此要非篤論彼不善於用
各有以取之非智辨之罪也若君之所蘊而視時察變不
以得喪為累謂善用其智辨者非邪銘曰
言之辨也識又也才則孔豐邦之選也胡闕其逢命之

蹇也與時否通義是勉也不耆其終壽何短也揭昭于幽
宮所存者遠也

楊夫人墓誌銘

寧海處士楊先生子明其賢配曰王夫人諱某元秘書監
丞大本之女贈禮部郎中晉昭之孫秘書君有文章氣高
奇其女擇所適莫如先生楊氏邑大家內外族尊卑䟽戚
其人賢否和矣宜不同夫人翼、雅、咸得其惟心事舅
姑婉而恭慎而有禮先生從外舅遊學京師以家屬夫人
夫人祇上惠下各有儀則甘腴溫軟必先奉舅姑揣度可
欲營治以悅其意舅姑不知其家之有無而忘其子之遠

乎側也先生以是得終志弄學徧交當世士以成其德焉
時聞人夫人蓋有助焉及先生學成而歸不以細故縶心
賓客至談衍竟日夫人治飭賓客飲饌必繁以時指使僮
妾隨其資才有任弄無廢務其精敏儉、達於人

此數句不可解

自有也尤善教子長子雖非已出而好學夫人恩之尤異
納於庠序不忍汨以事卒為善士故邑人言為婦為母者
必列以為法春秋七十二以洪武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卒是年十月二十八日癸酉白沙源先塋之次子男二人
長觀也其次曰觀蚤死二女其一嫁柴原英一在室先

墓親以狀告某且曰吾母不甚學然知義理不喜浮屠言
有勸施財祈福者輒拒不信故今不敢以其所拒者奉之
惟於文字之傳所以報吾母者庶其在此某謂夫人以道
相大承厥家子又以札墓其可稱也乃銘曰
柔為陰恒順為婦貞內政克脩惟才乃成猗茲夫人實涵
衆美劬躬勵志以相夫子其為言藹其為儀率其儉素約
世女 不命于朝播德閭里嗣人孔文尚受鴻祉

處士金君妻董氏墓銘

余昔在郡城郡士金景文持其所述母夫人事行來告景
文年五十六喪其母三年矣辭氣容色若始喪者余驟為

禮問故景文進所持書讀之且讀且泣不能成聲其辭悲
愴諄切余聞之亦悲不自勝遽掩書而問其所欲景文曰
欲得子銘吾母墓耳辭謝不敏然視景文誠篤於余似甚
厚者則應曰諾會余還寧海屢遭家難未果為今年景文
復以書來速銘書辭益悲切謂我不可遺吾親倘吾母以
子文而傳吾悲可弭矣乃按其書而銘之夫人姓董氏
諱某台之臨海人父受孫仕元為某官夫人少有令質為
父母所愛既笄擇士之賢者得金處士而嫁之處士諱玉
世家同郡之仙居有文學夫人事夫能明輔其志承尊馭
下具有禮則嫻族咸贊以為得婦道年四十餘產子輒夫

死遂請處士置側室處士後之已而夫人生一子景文也
又四年側室亦有子曰德惠夫人撫之慈愛均一人嘆嗟
其難能二子長皆為娶婦夫人抱二孫焉喜曰金氏祖有
祭主矣年七十三以至正壬辰九月十一日卒越二年甲
午十月某日葬于昇平鄉蕭洋之源與處士同穴孫男四
人與嵩汝泰元哲元臣曾孫男五人仲益仲山仲思仲所
仲蘧景文名德生好學能文辭為學者所宗觀其孝親以
求其為人固可推而知以夫人之賢益信其子之篤行有
以也銘曰

詩著龜斯以立婦則內剛而忌乃匪陰德孰若夫人秉心
淑美逮下孔恕誕開厥家天錫之子有嫡有系一務以息
莫知其異彼悍弗知惟已私式闕其宗祀事卒隳不私
惟仁式蕃爾後嗚呼夫人順婦哲母

陳先生墓碣

前同知景州事陳德星既葬其考疎清先生乃以其僚知
州事林顯所撰先生群行來京請文將鐫其墓上之碑余
視其意惻然可念也不可以辭先生諱汝楫字傳巖疎清
其別號陳其氏象山其所居也其先五代末有仕閩為光
祿大夫者避亂自閩長溪航海來遷五傳至顯為生子彥
發彥教生雷生應魁字君玉登宋季進士第為國子助

教有學行宋亡為元遂匿不起學者尊之先生其子也母
恭人楊氏先生資端凝喜學問不為世俗譁教疑浮薄之
習事親有礼鄉人服其孝後親歿未葬隣家火勢將及家
人爭負筐篋先生走避與其嬪徐氏伏柩號慟誓不獨存
已而風返火熄柩獲全人益駭嘆以為篤孝所感史官王
禕傳之事聞于世從弟汝舟疾且死以幼子為託先生泣
曰而子猷吾子也吾豈敢忘汝舟卒長其子娶婦以其遺
物畀之歲大侵民飢先生與徐夫人謀鬻簪珥糴粟以賙
飢者所全活甚衆平居雅易誠信即之者慕其賢聞之者
樂稱其善多從之游歲時率賓客子姓婆娑燕嬉被服整
飭論辨雄偉其鄉之名士蔣景高因取其遠祖大丘事題
其居曰嘉賢堂翰林學士危公素為書其額嘗以部使者
辟為郡學錄既而引歸入國朝德星用薦者出仕而先
生老矣年八十以洪武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終于家十
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塋縣東延壽與山之原以徐氏附徐
氏諱欵梓有婦德、星其長也次德淵德定德性文衍女
二人適士族孫男十七人孫女五人德星由同州移景州
所至民安其政可謂良吏又能著其親之美而昭暴之天
之於善人意其在是夫銘曰
全其貴不慕乎位推其存不靳乎聞天錫之社多孫子遺

澤有徵將在此

郭君壙銘

君諱濬字士綱姓郭氏台寧海人少靈異伉爽不群從里中先生讀書易悟若素熟者為詩有奇語先生大稱愛之國朝建學設師弟子員選為弟子業益脩策有進聲精敏多有所難處事逆推其理無不中其機縣人皆以為才洪武九年詔郡縣貢諸生之秀者于太學寧海以君貢時有詔許臣民言政事君至上書闕下論當時急務甚切召對忤旨令學太學君自悔年少始學妄語非是閉齋取博士所藏書恣讀為文章輒美贍可喜大學所畜士數百千人見君文咸吐舌驚嘆謂不可及君亦氣高自負飲酒大醉縱筆疾書求者操紙立与及取以去無不意滿由是名起一時金華太史公以致仕歲來朝君同舍以君文見公稱為奇士是時太史公以盛名為當世師尊少所許可歎厚君奇其能君名愈聞于世既而丁母憂公為誌其母墓同學見君名以弗如君為恨除服復徵入學適有伍人為學官君与語不合遂誣奏抵君罪以死之歲洪武十五年五月某日而君年三十三矣君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娶同縣陳氏無子一女尚幼陳氏有君兄子某為君後而陳以在衣子某山且泣曰知吾夫者誰

乎其生不幸死矣不可卒死吾夫也吾兄乃使來告當君
初上書時同里人葉伯巨亦為太學生分教山西亦上封
事言天下大計徵至京師而死葉君亦豪士其年長於君
其死在君前死亦無子人知不知聞二君事輒嘆息之而
哀君為尤深非特相与友善者為然也嗚呼人之所願欲
者富貴也壽考也才能也名譽也然不可得而兼都大位
享眉壽者常患不能為而為世所輕訕其有才能名譽
驚人者又多不遇蚤死而無所成功豈非難哉然處大位
而無益于民雖貴猷賤也耆艾白首而無旦夕之謀雖壽
歎天也以君視之幸不幸果何如哉君之卒友人王琦集
其文若干卷藏于家而君遇余尤厚余實知君銘其可銘

銘曰

其成也孰畀之其逝也孰毀之人莫以之天實使之相其
嗣人尚克祀之

林君墓表

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
過儒生遠甚故儒多屈為吏皆忠厚潔廉寬於用法而
重於有過勇於致名而怯於言利進而為公卿者既以才
能政術有聞于時而在郡邑之間者亦謹言篤行与其時
稱豈特吏之素賢乎士而為吏宜其可稱者衆也元亡未

久而遺風舊習與之俱變求之於世若林君者蓋鮮矣吾
是以喜稱之君諱得世字一元台寧海人其先臨海黃氏
自其祖德秀從母為林氏子考仁壽來吏寧海因家焉君
少好學通經史大義有士行居母喪如礼事後母有子道
長而明習世故恢竒卓偉貌莊氣嚴善辨說事當否得失
而料其成敗後輒驗邑人多慕與遊 國初知縣事李茂
聞君才請與相見一見竒君曰吾不敢屈然使吾憚於政
而病寧海之民君亦有不利焉願強佐我君語以土俗利
害輔以義理法律因革翕張一本於愛民勸之立法以成
步度田著為冊書據其多寡以定徭賦民久而樂其便歲
餘遷四明之定海定海杜令知君名事之難決者必謀於
君無不立斷會歲大旱民合辭以灾告郡守庸怯畏得罪
遏斥不肯受屬縣承守指禁訴灾者君力爭于令獨受民
辭達于郡請上聞卹被灾者租守怒徵租益急令憂不知
所為君曰官為國家牧小民當以死為小民爭之奈何畏
守一怒而為惠不終乎令用君策抱印章持文書伏守寢
下涕泣乞自免守猷持不許適羽林耿將軍奉詔行天下
問民所苦民以被灾狀自言將軍速郡縣官不受民辭者
將寘之法令出文書袖中獻之將軍驚曰浙東七郡無一
人以旱請于朝而令猷有憂民心可嘉也令以君本謀對

將軍特免出令餘皆問罪如法遠近聞之莫不多君以為
賢令由是益信君謂君愛已君亦知無不言民有兄弟分
財致訟者令欲以法繩之君謂彼以財而訟已失兄弟情
今不教訓而直待之以刑是使其兄弟終身相怨無已也
雖欲敦睦而無繇令因諭以倫理歸其財而遣之縣正田
藉或以田詭記他人以避征役覓令欲徙之君曰誠信未
洽使民為詐非特民之罪也今遽徙之失為民父母意卒
得不徙令改作城隍廟患材木無所取君建議毀淫祠佛
寺以給其用海上盜掠官所運鹽官欲償於民君持之堅
民得不因其識大体善因事利民皆此類後竟坐以盜掠
益奏報緩期調穎上居七年復起為刑部掾閱兩月丁繼
母憂歸以洪武辛酉六月十八日卒于家年六十一君脩
行誼有器度始父歿時君偶出不獲躬侍藥餌後遇忌日
必悲哀卒之前五日病革笑妻子以忌日告猷強起以衣
冠拜奠成禮如平時鄉先生舒公平初以宦勝國北徙病
死昆陵為携其遺骨還葬其在穎上兵後暴骨滿野率家
童拾而瘞之 而有恩教于必以礼義娶吳民生二子
旭相先君三年 卒之歲十二月十日合葬縣南許家
山之側室葉氏有子男三人曰昇昇昂旭蚤死而昇善學
勵行服喪不近酒肉者三年述其所知事行為書請識君

墓余感夫世之銘墓者恒以位而不以德爵號崇顯之人
過惡衍溢而猷為之書秉志篤行之士不幸無位則棄而
弗錄故善者未必傳而傳者未必善也夫德合乎天者也
位受乎人者也天之得而人之遺美也人之隆而天則替
耻也賤其美而不貴而以耻為榮豈理也哉君之得於人
者雖微而其志之美蔚然而可稱過夫世之位有餘而德
不足者多矣彼則務合乎人而此則求合乎天也人事常
快於一時而天道必徵於悠遠子孫其昌尚勸焉善

卷之二十七

狀傳

常山教諭王府君行狀

府君諱良玉字懷璞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五季時節度
使彥超由會稽徙婺之義烏所居鄉曰鳳林世號鳳林王
氏其後有諱固者登皇祐五年進士第卒官息陽令縣人
在宋舉進士自恩陽始傳三世曰說贈宣奉大夫生二子
曰永年喬年喬年生承奉郎濤承奉生江東轉運司幹辦
生誠生衛道衛道生濟景定二年應薦為國子免解進
士府君之祖也考諱炎澤元石峽書院山長有學術學者

稱之曰南稜先生黃文獻公師之後為銘其墓以傳氏府君性高介容貌偉然讀書善辨說尤深於春秋與浦陽吳公萊文移書論析疑義甚至縉紳之士皆伏之爭迎為弟子師府君據中座談孝悌之道燦然可紀聽者駭然相顧奉邑之秀民賢大夫之子弟爭執經拜門下願託名弟子籍中揖拜進退森々如度視府君顏色俯仰不敢譁笑其後成材者相繼府君屢試有司不利至正辛酉江浙行中書當試士府君曰吾豈終窮者耶就之試占副榜前名儒學提舉司因用為婺學訓導府君曰善可以及人足矣何必官為日未出冠帶坐堂上召諸生兩序立授其程範而

御之一發端反覆數百言人々競列府君前以聽他師所居戶外無一跡廉訪使者至郡群儒迎謁為禮畢俯首曲躬趨出惟恐其發問不能答府君每留坐與之言事數千載治亂人善惡成敗政當否俗淳漓隨問隨答使者未嘗不稱善拜送不敢以布衣待府君張君士弘善士也以廉訪使按部見府君才歎曰吾分得舉士而王先生老於布衣吾愧多矣即上其名俄授常山儒學教諭府君至常山視藝益加功常山人稱之時府君春秋高三子裕禘補皆業儒而禘從黃文獻公學頡頏儕輩間尤有名待制浦陽柳公貴名士金華胡公翰交為府君賀府君亦私喜有

子怡：息其老之將至年七十五以甲辰歲五月五日卒于家六月

日葬崇德鄉青麓里金村之原夫人陳氏

諱貞處士宋之女好學知義理通醫藥星曆之書其舅患臂痺夫人奉湯藥躬沃洗久而不倦蒞家御子孫嚴而能教詩書皆口授之晚好浮屠老子書時焚香習誦疾病不廢年七十猷治絲枲不暫閑以今洪武壬子九月十一日卒得壽七十三丙辰十二月

日穿府君之墓附焉孫

男六人綬綸綱紳紀紹孫女二人適傅完傳霖曾孫男十

一人曰綸曰稷曰秩曰稷曰程曰穰曰稔曰植曰稔

曰稚女五人婦人

國朝以文學致官翰林待制文顯天

下而諸孫又皆能守父業府君之德於是乎益可見矣孝孺辱与綬交讀待制公文辭思其所自出因問諸綬而狀府君群行俾藏焉以備其家乘之闕

先府君行狀

嗚呼惟我先府君之卒不肖孤既以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奉柩與先妣林夫人合塋于深灣童施山之原復懼盛德未紀無以明示來世疾首痛心以日以夜然斯事至大非託之立言君子莫能傳而當今天下所師所宗言而傳世者惟夫子為然况不肖無狀又獲出入門下玷弟子之籍是用不避誅責御哀叩誠頓顙上請伏惟憐察焉嗚呼先

君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先出於桐廬玄英處士千宋
初十五世祖二十四府君始遷寧海侯城里世敦儒術為
邑禮義家曾大父諱重柱鄉貢進士有學行學者尊之曰
介軒先生大父諱子野父諱炯元鄞縣教諭皆以長者稱
夫人葉氏宋丞相西澗公從曾祖也先君生而端重殊常
五歲能讀書自辨章句年十餘暗記五經為文有奇語里
中老生嘖々賞異呼為神童稍長閱閩遺書歎曰為學
當如是矣遂刮去浮藻竭心推性命之秘閉門講習不知
飢渴寒暑年十八九充然成德焉名儒受業質疑者繼乎
門先君口奉手登橫介堅貫曲折明條各稱其所欲初邑

入自宋季以駢儼雕刻為學莫有談周公仲尼之道者至
先君始以易教授開陳其說士俗為之大變至正甲申江
浙當大比先君就之試時有司以諱忌去取士先君言時
務歷數往昔治亂之由以為如是則治否必敗見者相顧
出舌曰奇材奇材賈誼弗過也竟不敢第先君名先君繼
觀南宋故都為文貫酒酌岳武穆王墓歌黍離之詩慷慨
泣數行下望者以為異人會蕃易董彞先生為慶元路儒
學正先君從之遊董先生素以通易自名先君与之辨質
義文大旨先生不覓自失曰子信不可及愧其門人者又
之先君自是道益明志益堅知元之將亂弥自諱晦穷理

致知以尽其變至於陰陽消長之度禮樂名物之數井田
封建之制躔次疆理之說咸求折中授業者日益多會海
東盜起江淞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以白金募民為
水兵先君曰此關利害吾其可不言乃詣金剛奴曰民之
為盜者或迫於飢寒或祛於徭役今斯民固無賴矣奈何
使其去妻子而為兵幾何不首為盜耶是所謂致盜非禦
盜也金剛奴怒而去已而水兵果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
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
此未幾侍御左至郡議招諭劉中丞基為副先君上
書陳剽捕之畧不宜姑息劉君奇先君言而不能用遂至

鄉縣陷沒民受其害先君發憤稱疾決意不出行入山谷
採松栢啖之或辟穀絕食累日不返然益務開淑後學講
說君臣父子大義以動之至聞者心解或至洒泣是時他
鄉民多著鷓冠操戈劔從權貴剽劫獨所居鄉無一人附
亂者鄉鄰有訟或相率就先君取平先君教以禮讓多致
感悔或來饋謝則卻不受當路以幕府事屈先君議先君
謝不肯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閱民憂世之志
文辭見之君子謂先君制行廉正如陶潛策時事善
人誼造詣深天資和毅無愧程伯子識者以為然丁
未冬大明兵定郡縣先君著國家所以興亡之故為書

欲請行在獻之其目曰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強除暴斂明
教化其畧以為人心者國家之元氣教化所以燮養元氣
之具也不任賢才則教化不行不去苛斂則人心不安失
人心而得天下蔑教化而求治平非所敢知也如是者累
數千言洪武三年郡辟為邑庠師先君日以師道磨礪學
者晝夜辨析諄々不懈四方後進負笈求聽者百餘人人
有所聞學者私稱不敢以姓因所自號稱愚庵先君既以太
夫人春殊高自罷歸從而歸者亦相接一庠為空遠至稍々
散去至今稱師道之盛必以先君為言四年行部使者素
君宏以書幣來徵先君止逸他邑郡吏詣門請雜建姻連

督索之先君不得已乃出時年四十有六矣之京師詣御
史執政兩以母老辭執政詢以政治乃驚曰今列郡關守
長而先生適至朝廷之幸吾安敢蔽賢即下銓曹以易試
中第二遂錫冠帶授濟寧知府階朝列大夫在官周三年
省憲考績為六府最八年春入朝天子以為善治民錫
燕儀曹遣踐舊職瀕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汝先
君拜謝而退三月重至官越五月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
職被愆先君上封事言狀詔御史楊某按覈楊適程故
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君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
捕府中吏卒繫之考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俱与其吏

謀誣先君私用倉中炭蒿二百斤時十月未嘗附火而蒿則蓋公字垣實無私用者強卒以此誣先君先君不與辨遂得罪謫江浦終歲將釋歸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九年十月二十四日遂卒于京師享年僅五十有一嗚呼痛哉初先君受濟寧之命以為非常之恩不可不尽力到部為書懸之通衢諭以朝廷養民之意孝悌忠信之道俾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不得叱呵之日引耆耄之士立語問以得失郡學官關先聖廟頽壞先君聘前士士為師弟子未備者充選之役浮屠葺舊廟

前地為泮池撒佛

左增廊廡度廟後地為射圃造弓矢置旒鶴日視學諸

業始郡兵後人未知學先君以身為師為之立章句謹節文講內聖外王之道不踰時皆化儒服者班班間出郡邑之內學舍數百區在弟子籍者二千人始有詔民闢蕪田者後三歲乃稅吏邀近功不俟至期徵之復以田定其繇民滋惰田不增闢先君知其故下令申前詔與民約俾以丁男定繇著冊書列民之丁產為上中下等下等析之三則每有徵發自上定之吏無所措其奸歲時躬出郊勸督見長老勉以教子弟令子弟以力田欣之焉如戴父母初至大歎民仰給他郡先君竭誠撫輯不敢勞之歲暮轉戎衣于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旁郡俾民以牛車後

事天雨雪牛僵死相枕濟寧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
更先君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即以舟載具白于山
東行中書省、義不問後他郡車輸者雨雪霑毀過半民
賣車牛以償且弗能足破產者十八九而郡民以舟得無
害指天泣曰活民者方使君也郡倉糧絕省檄民七百里
轉粟青州民苦不便漕軍者自淮安輸濟南正道郡境先
君以為便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轉青州粟道且便告于省
省不從即以聞戶部戶部奏可省臣大愧郡城圯舊以兵
築指揮挾貴人勢當五六月役民萬餘築之民不得穡哀
號即工声聞數里旦暮不休先君憂憤不食曰民病不救
焉用我為密聞中書衆以為且得罪不敢署名先君獨署
之胡丞相以聞即日詔罷先時不雨先君袒跣遍禱群祠
涕泣卧祠下誓不雨不止至是詔至民號呼而散大雨如
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熟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
使君之惠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三禱皆有年
五年夏鄰邑蝗先君憂之移書社神變食省過夜焚香籲
天俄聞空中薨、聲燭之皆飛蝗是秋四境外皆饑歎一
郡完熟人以為異先君於去民害如飢渴或無已勞之事
輒却酒肉不御凡訴訟者隨事裁決大者答辱小者諭遣
之不畱狀牘尤慎於獄月錄日省不俾淹滯或事未具不

決者時為糜以食之夏秋之稅舊以斛卒持槩高下出其
手或累旬不收民至謂倉為窞先君令民自持槩斛卒歛
手不敢出聲遇將穫歛預以書與民期民爭來輸稅群集
時夜到倉下不敢就窞民信且悅不遣一吏而稅常先足
於他郡江西浙西二省有詔輸糧百餘萬於濟寧水陸三
千里先君視之如已民不使有絲毫怨抑常制每斛別增
四升以補腐耗先君憐其道遠可念言於朝蠲之二省民
感泣及朝京師民之在京者數十輩擁拜馬前曰此我輸
糧時老父也舊徽州縣吏皆以隸卒往求索無厭先君
下信符置郵而召莫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

或屬之吏則托日月稽盜而賄利先君自箴之緩急之
期一自己出由是吏弊誕息復下其制於州縣斷吏卒毋
瀆民有故皆以信符召集以故民得一力耕桑而襁負來
者相屬四年戶僅三萬稅萬餘石八年稅以石計者增至
十四萬四千七百戶增至六萬有奇二州十縣獄無滯囚
郡獄幾空民有積粟野無餓殍鷄犬牛羊散被草野富庶
充實儼如承平之世先君奉神事上盡禮社稷山川諸祀
在境內脩飾壇埤置祭器祭服庖餼滌之類躬親為之
周垣之外樹以名木將事之際一如儀則無或怠惰水驛
始在西門之內卑陋汚濕居者弗康先君料材木候農之

隙更作於南城之陽寔堂室房弘敞幽嚴百需之具率無
闕者冬寒河凍驛舡不行則伐木為炭作室水因其餘力
以集事功計精慮密出人意外表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
引河濟地勢高瀉故構石為閘而時畜洩之魯橋棗林二
閘歲壞石填河中道

閘丁絙壞石治磚灰雜土

築成之故以蓄困蓄糧火屢為災先君教民為陶作瓦屋
百餘間嚴飭火令編民居為曹互相救恤火患為息先君
在官未嘗一時閑雖無事終日冠帶坐堂上召諸吏授以
詩書法律盛暑嚴寒不廢公墮堆几群辨譁然片言折之
大將軍魏國徐公曹國李公等率士馬百萬之燕駐郡頗

入要官勢更微索糧芻爭歆先得相索授喧錯于前先
從容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數
百艘北征會河水涸舟膠不能動大怒召先君曰即具五
千人浚河不者以軍法論時日旦暮先君不恐煩民退而
禱于天夜三鼓天雨黎明河水漲數尺舟竟去莫敢言者
先君為政以教化為先能以德勝佐貳始或倨慢先君愈
誠待之卒愧服願為弟子武夫悍將或不為礼久乃化戢
信愛允任吏取質訥少文者必躬先之俾入于善不喜近
名常稱曰務名者必樹威樹威者必害人害人以利已吾
不恐為也府庭之前不陳杖械皮鞭掛楹示不妄罰有過

者告以道理使之自愧始而疑已而服已而信為不可及
至以吏議南還民號呼填道如失親戚隨而行百餘里者
數百人郡之子弟員登成均者聞先君卒奔走閤門外慟
哭失聲嗚呼哀哉先君孝愛切至事教諭府君卑聲婉色
惟恐弗至及海寇亂劫村落焚庠舍府君躬負太夫人入
山中逃不暫顧妻子兩踵血流不恤及出官外遇太夫人
与已初度南向望拜竟日不樂稍遇奇味輒涕泣曰太夫
人不食吾何食為懸棄之至敗晷乃已遇二弟師訓父育
終身未嘗變待朋友有恩好調急難居濟寧南寇過者必
以酒米饋之同郡者加厚焉同邑者又加厚焉告寒与衣

食飢与食不能行者僦舟以送之同郡士為菜蕪丞歡迎
其母而告無貴先君以一月俸金与之同僚以事奪無所
衣食先君歲買布帛以遺之日召之對食遇夜邀至家飲
終三年如一日所入俸祿月二十石尽以散朋友不少吝
惜自奉甚薄不統綺不帛襦袴一如布衣時或陋先君先
君曰吾道當尔日不再肉或日無事輒却去曰祿不可徒
食也每夜則拜而陳其所為事于天始至斛米可易白金
三兩先君日食之餘尽畱之官以紆軍食或請先君為家
計先君曰先國可也敢射利乎所居室壞吏請葺不許曰
母以我故勞民出俸買葺席障之令蔽風而已床榻左

右雜置圖書入其室者若無人然居官五年惟一子及一童
時人謂先君不堪而先君安之兗州守因童進二水取先君
荅童數十而召州吏還之鄉人為他郡縣令以一得屬脩書
先君卻去與絕交或以為太甚先君曰吾非市名性不喜
分外耳至於薪藿之微皆易以粟一芥不取於人每行懸以
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去宮貧甚鬻所乘馬以行李蕭然
觀者嘆息嗚呼哀哉先君面白如玉須眉秀麗不妄笑語
不旁觀視動容周旋必以禮法率真任質不事表襮與人
交好不以久近冷熱一立談頃洞見肺腑叢言持論一本
於正性命之道脫益精熟榮辱利害視之若一臨終之際

不自致超然委命顏色不改嗚呼痛哉先君之學明白
純正以紹述考亭為己責所志益深且遠逢時得位亦欲
推以淑斯人否則退隱丘園傳其業于書以紹後世皆未
能究而天奪其年天耶天耶曷可信耶諸孤之痛曷有極
而罪曷可量耶先君所為文辭多不畱豪有汗漫集若干
卷藏于家林夫人諱姬婦道冠九族先十五年於元至正
癸卯九月十四日卒生子男二人孝聞孝孺女一人再娶
夫人王氏諱生女一人未稱月而夫人卒庶母董氏育
之董氏生男一人曰孝友嗚呼先君之道蓋法時乎易取
政乎書主敬乎禮体和乎樂雅言以詩制事以春秋其深

高博大者雖不可測而知然而家焉而有善俗之化官焉而致富庶之治發之乎政事著之乎文辭比於古之賢人循吏未之或加也然古之人有若此而傳者矣亦有不傳者矣其傳者必其居高位者也必其有後人者也必其得立言者傳之也其否者或位卑而人弗知或其後不足以彰之與無傳之者耳今先君之位不顯以歿未數年而知者寡矣後之十年知者不尤寡乎又後之百年其復有知之者乎雖有不肖之孤存然年穉身賤言未信乎天下行未出乎四方孰從而傳之乎縱有所待安知其能必至乎此所以不得不悲且惧而汲之畝之於夫子也夫子哀

六憫存而賜之銘不惟諸孤不敢忘先君亦且感德於地下不朽矣謹狀

象山王府君行狀

府君諱某字剛甫姓王氏四明象山人曾祖某祖芝翁父松母徐氏府君少倜儻負氣節讀書畧通大義以薦為台州路學錄至正中兵起海上奉省檄攝東門巡檢司事居六年盜不敢犯民安之郡奇其材事難決者輒屬以治府君明而能斷民趨其令爭鬪相訟者不之邑而之府君聞一言釋憾而去國朝洪武初昌國民作亂襲象山虜令丞王茫入于海府君與其友蔣公謀曰狂豎虜上官據縣境

其誅死固宜然事聞于上大兵必來邑民將及盡粉吾曹
可坐視而不救耶今能先格殺為亂者以獻則邑人可無
害矣府君遂募民為兵掩擊之殺其魁二十餘人釋其衆
諭之曰若曹及民第脅於賊爾能投兵復為民則可保首
領否則自取誅滅無悔衆皆叩頭散去曰君生我時大兵
聞有亂者將及殲邑人及君府以事聞邑人爭泣曰微君
此邑數萬人皆為鬼矣狀上京師賜白金兩府君家素
多貲至府君貲益贏然不以此自豪卑身好士人有遇難
不問利害以身援之弗責其報人以此義府君恒病鄉鄰
弟子不學歎割田創學以教之里有假貸者不深取其息
與人交和易質直意氣豁然衆稱之為忠信人晚受誣逮
京師十二年春正月二日卒年六十八聞者為之歎泣先
娶葉氏早卒生一子晚娶董氏許氏生一子甫一歲用鼎
好學有文府君樞南歸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之原俾某
狀其事某之先祖与府君俱娶葉氏實聞府君事遂泣而
書之以告立言君子謹狀

明故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瞿府君行狀

府君諱嗣興字華卿姓瞿氏其先居河南後徙通州之海
門宋末有諱某者避兵南來至姑蘇之常熟家焉生二子
青達俱有才力能服其鄉人元師破江南有剽將軍者徇

地至常熟青与達帥里中強壯拜馬前迎之有狂 突出
軍前衆愕然持弓不敢發青直前一箭射殺之衆驢曰壯
士壯士可官也青曰吾不如弟達遂求旗號俾詔諭未降
者承制授達百夫長及宋亡迁蘇州也鹽大使兼管内六
縣捕盜轉怯憐口提領娶某氏府君其子也府君少時家
有祿食日從其徒射獵飲酒為樂不喜學書天資仁善和
順未嘗有過年七十怯憐口以例革不置官提領君家食
甚貧府君即折弓矢脫去紈綺故態躬力穡事以養二親
承顏候色惟恐弗至母嘗病癱時天熱癰潰臭不可聞人
皆掩鼻趨過府君跪床下執蒲葵扇驅蚊蚋以手磨穢剔

扒起卧不解帶者三月至愈乃止母又嘗患積氣危甚

醫不能治或告以股肉可瘞乃置刀其上而禱于神俟刀
躍乃可割府君如其言自旦至晡時顛顛于地顛破血流
盈面刀弗動府君泣曰天恐不憫我耶我縱以身易母獸
母之由何暇惜乎知刀卒不可動起引乃割肉覆盂中裂
帛漬血裹瘡戒左右弗泄美之謬稱他肉以進時母不食
已五日矣見美喜為之握筋食一杯幾尽食已而瘞母後
嘗感疾思啖菱時菱未花遍市之不得解衣入菱澤中哀
呼索之竟日手足皆腫俄得菱實三持歸遺母。疾如失
既而貧愈甚或隔日一炊府君曰事急矣尚守不變如父

母何哉推家入蘇城謁多錢家願為尽力多錢家察府君誠信可仗出賞財俾林遷日分其息十之二府君由是稍裕時父母所欲無不致也府君不妄取而好施嘗朝出道獲人所遺囊有楮帛若干視其名則市中小夫府君坐不貼席走其家還之有遺田宅契書于路者覽之曰契書失將起爭端跡其人呼与之其人貴家奴失主契畏罪涕泣欲求死叩頭謝曰公活我種工王氏大雪凍餓不能起竈突無烟府君憫之天明携錢二十緡潛投窻隙而去歎歲出難有窶人來難衣不及脛府君受其錢五千陽忘曰汝難十千耶倍与其粟鬻蔬者過門府君取其五錢授以楮幣十倍曰吾適無錢汝持楮幣去將以餘錢裨我鬻者笑曰吾安有錢裨君耶府君曰汝第持去俟錢多歸我不汝急也其意与之而不欲其知皆此類凡負版者必多給其直家人怪問其故府君曰彼胼胝手足以求升合利吾恐与較耶歲丙申常熟凶民來依者數十輩府君僦舍以館而食之癘氣發病者相枕府君躬親粥藥而時進之卒賴以生府君既喜浮屠言讀其書豁然若會其意者復閱北溪陳氏性理字義即解其要曰聖賢之學蓋如是因戒其二子懋莊曰我少不學至老而始悔若等其勉之懋与莊服父訓刻志事學莊入國朝為禮部員外郎府君及見之

曰吾有望矣洪武乙卯九月府君得疾恐念慮或亂盪紙
為圈揭屏間常目之二十七日卒于家卒前一日楚府伴
讀陳子成等道府君將之京師問府君欲何言府君以兩
手加額曰語吾兒努力供職報天子恩我死不恨享年
八十有四莊在禮部累請于朝未報卒後月餘贈將仕佐
郎禮部員外郎配蔣氏安人安人事舅姑如府君之孝舅
姑或怒則率子女羅拜于前曰新婦誠可怒願念諸孫貧
其罪舅姑意不解悲泣不已年七十二先九年卒是歲十
月二十三日塋吳縣橫山梅家灣之原与安人合兆女三
人一夭二適其孫男四人紹緒紳曾孫男二女一府君後

年莊自員外郎拜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叅政階
通奉大夫當得加贈而早歿畱其不朽未暇請云
大司農張公行狀

公諱晉字德昭姓張氏滑之白馬縣人曾大父

祚大母宋氏公生而廣穎豐頤英穎異允輩少喪二親治
書侍御史宋公竒公警慧挾以自隨宋公渾重長者寡言
自与不妄有所可否僚吏白事額之而已公年十二三嘗
侍側會吏以事給以宋公之如平時吏退公恠問
曰吏言事非是意實給公不語而宜之可邪曰悉奉
其狀無所遺宋公大驚陽叱遣公曰童子何与乃公事召

吏誥之如公言叩首服罪宋公曰是愈內竒公勉以問學
公亦慨然有志於事為讀書務推學教大旨 悟辨析釋
類訓繁咸有條理名動鄉邑遂以儒舉 而廉訪司強欲
吏公之欲明習法意益學律法以儒術相參所折獄人稱
其平辟宗正府掾史中書省掾為工部主事轉大禧宗禋
院都事拜監察御史轉御史臺都事入中書為左右司員
外郎刑部右司皆為郎中出為河間都轉運鹽使平江
運糧萬力闕就以命之後入歷吏刑工三部
尚書參議中書省事遂為江淞行省參政由江淞移淮南
由淮南入中書參政事出蒞彰德陞左丞移遼陽行省廷

諱

田以給

命公為司農太卿分司京東

加授榮祿大夫大都路都總管

年請老至正二十二年

以集賢大學士之祿致仕會遼事興復起為中書左丞公
以疾辭復以大學士議中書之政而天下亂不可為矣二
十五年仍復以大司農致政歸于家時年七十有一矣後
十年以國朝洪武七年二月十四日薨于家年八十有一
薨後十日葬淇南之原公天質剛勁色嚴貌莊居廷中有
大論議嘗不少阿屈聞者悚然脫丞相尤禮憚之目
為鉄虎張公它曹事有所避必問張公以為如何公亦以
天下事自任所至必尽其方為刑部時民有与父異居而

富者父來穿垣將入取貲其子以為盜也矚其入撲殺之
及燭視尸則其父也吏議欲誅其子則子不以其為父欲
釋無誅則有子殺父名義不能決公奮筆曰殺賊可恕不
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為盜不孝明矣卒殺之燕都
市中有瞽人挾術詐治貴人病使書其仇人名欲為之祈
禳而誣告貴人以罪脅其賂以事覺衆以其篤疾將如常
法收贖公曰彼之詐欺雖有司者不能為宜以盜論使當
其決之罪宦臣中政院使康達理以罪藉家徙海南後得
還而死其妻訴寃請其家貲公謂闔閭蓄妻無夫婦道格
不與其守正疾邪多類此然常傳以平恕時海內既

號民常伏劍跨馬橫閭里劫財貨以給禦者輒死議者
言同叛賊連罪且及其媼鄰公爭曰罪其家可也彼為惡
者家且不恤况媼鄰乎使媼鄰畏法遁而後盜愈盛矣妖
寇有敗而微服行乞民間者後就擒吏蹤跡其宿食逆旅
家皆欲論誅之公為審覈得歸罪者數百家皆鞭數十縱
遣之法僚屬譁言柰何縱反者宜獲罪語聞丞相丞相曰
張公必有說也非汝所知召公問故具以情對咸得免歸
江浙運司嘗上言鹽引一比鹽鈔二十倍而法偽造鈔者
不以赦原偽益引者值赦輒免是利重者法輕利輕者法
重也下公議公以為鈔乃有國者通行之寶引特鹽司防

姦之法用之廣狹固異法烏得同言者不可用事寢不行其知法意皆如此故有重任必以屬公其分省于彰德以兵刑工戶四部自隨尚書以下皆自選舉十路一州地方數千里賦民餉軍造兵器脩戰具以禦盜賊徭河患禁剽掠輯亂恤飢以寧民雖陷亡相繼而人無不服其才而戴其仁及以司農居京師民無流竄惠意仁言洽于遐迩置十二四屯立之吏以勸耕者貧無貴者給牛昇耕種貸以穀粟賑其匱乏而不取其息其所舉措常得法外意忠義之誠見於顏面事功雖不盈其志而論當世才能臣者必推公為首而公亦老矣逮元之亡卒以壽終公敦內行

育弟之孤子如已子為之嫁娶使忘其孤遊官內外四十年皆要位所得祿賜不私于家雅有威重据鞍執鞚不左右顧與人坐語竟日身不少側美髯長身望之巍然度量有容人或犯之不與較曲直使又自悔善談辨為文辭有氣有法度有集若干卷藏于家娶陳氏生子男二人用質用道文敏介直有才仕國朝為某官公薨在元七之後史臣不為立傳太常不為定謚而其行能傳之于人者非知德之士不足以紀之而余非其人也文敏方以才自奮昭揭先德蓋將有在謹次其所知者以俟謹狀

觀樂生傳

觀樂生者越南邑寧海人也其先出堯四岳伯夷周武王
時男子許祀太岳春秋列諸侯之會稱善國後失國以為
氏自漢至今不絕人生其太岳支裔也或曰堯時有由者
義甚高堯欲讓以天下不從生蓋由後云或曰由言行不
見於經蓋非也生名繼字士脩少好學而家貧精確篤志
不以貧故自沮遇事有拂激於意輒閉門取書誦之聲抑
揚若合音節可聽至其家者見生為人忘其為貧生亦有
以自樂不自知其貧也生能文辭而好遊山澤間物偶會
心遐觀熟視戀戀不忍離去已即為文辭以自見嘗曰吾
於天得可樂者五天朗潔時纖滓不敢留與我心類可樂
之也初月之方霽時吾樂之霞之舒斂雲之變化吾取
以為大樂之吾於地樂海之深溥浩漫淵之澄瑩樂山之
秀拔而遠者是皆可輔吾志發吾氣吾文得以汪洋不竭
峻而不險肆而不汚者此也又曰吾於古人之言樂之不
厭吾所以忘吾後古之世不知處乎荒僻曠絕之境而常
若有得者非以其書存耶斯其為樂最深間以其意為詩
九章言所樂者而自謂觀九者而樂莫我如也曰別為號
曰觀樂生人疑觀樂生是九物者人咸見之而生奚獨取
以為已樂觀樂生曰吾非樂九物也能使九物為吾樂耳
吾樂於天地間無所不取而豈特九物哉天之與我者亦

大矣豈特与我般人皆受之第般人不知而吾知衆人不
樂而我樂耳當吾之樂乎此也天不能與敵大地不能與
敵厚力可以頓挫萬物者莫如加損也之理也積氣得之
以為物始積滓得之以為物母燭乎兩間者得之以為昼
夜神明不息禹得之以疏泮水稷得之以粒黎庶周公孔
子得之以為百世師顏氏子得之以飲水飯粟而忘其貧
而吾亦竊窺之以自樂世之所樂者貴與富也罄其心之
智計不足以致之而卒亦不能守也藉能守之覩然如
鼠食乎機器之傍且齧且目委尾而側行惟恐機之發也
計其心局能斯須樂哉孰若不待求於人而得不必畏乎
人而安隨乎所遇而無所不樂之為美也疑觀樂生者聞
其言而異之曰觀樂生其知道者耶某曰予始聞觀樂生
名觀其詩固以異焉及論次其語信乎非今之士也超於
寵辱之表不以困窮易慮古之人皆然而今不必見何耶
豈遺世高蹈者衆無從知其事耶以觀樂生之賢与之接
者猷不知其所存天下士豈易識乎人不知道而遽謂天
下無士其未可哉其未可哉

張孟兼傳

張孟兼者名丁金華之浦江人也孟兼為人侃々自許涉
獵書史頗有俊才為鄉里所稱會天子詔徵才能士郡縣

以孟兼名上擢國子學錄禮部主事遷太常司孟兼固負
自能為文常奴視同輩而是時誠意伯劉基以文章有重
名與翰林學士宋先生俱為天下所尊信基氣豪不肯妄
下人而獨喜稱孟兼嘗為上言今天下文章士第一為翰
林學士宋濂臣基次之不敢辭又其次則有張生孟兼其
餘臣不知也孟兼為基所稱愈自高然他人弗服也或稍
慢之孟兼輒怒嘗以文示其鄉人視之無言寘袖中曰俟
來熟復之今弗悉也孟兼陽為好言曰須刪脩之可也退
則大怒其鄉人發其所短揚言於眾罵之且詆其文曰彼
猷靈夷山谷中縱為人衣前懸而後曳左侈而右歛視國

一折製何敢望哉其鄉人自如不與較既而孟兼以謫輸
作鄉人不及言及以赦出復官乃賀孟兼怒罵若見人失
官則棄背不一視及復官乃更謬為卑讓賀我若真細人
吾何以禮為倨坐不起迎送其傲睨好面訐人皆如此人
以是不附之每為宋先生言先生曷不於上前薦我先生
亦才孟兼欲薦之未有逕會上欲用越僧證問宋生嘗見
證文否誰所有且索之以觀時證為書與孟兼論性命先
生因言太常丞張孟兼所有之詔先生召孟兼以證文至
上覽畢頷孟兼謂先生曰張丞鄉門人也先生對曰非臣
門人乃臣里中子耳且為文有才甚誠意伯劉基稱之上

熟視孟兼曰生骨相薄仕宦徐々進乃可耳毋驟也未幾
 除孟兼為山西按察司僉事孟兼廉勁疾惡抵司糾撻奸
 猾無所貸株連徒黨相援引每一事株流數十吏民見張
 僉事出行部皆凜然墮膽如畏鬼神聲聞朝廷陞副使移
 山東而山東布政使吳印乃鍾山主僧上親選拜官妻
 用金帛寵之甚厚印以見知人主自尊重禮節少簡孟兼
 自負其能無敵且印新用又僧也易之印候孟兼由中門
 入孟兼以為印雖位大然我夙憲司不當由我中門召守
 卒答之月朔望入學謁孔子畢令諸生執經講說孟兼故
 以語侵譏印々不平時初列大明寶鈔印不令使兵民更

庫賈錢民以 而孟兼謂此 詔印擅行之是違

制也騎馬入布政司譴箠僚吏問罪且言將上封事言于
 朝其僚吏皆大懾勸印即上封事言孟兼見陵侮然孟兼
 封事終不上也上覽印言以為孟兼凌我任用臣不遜治
 答之孟兼既辱愈憤即捕為書封事者欲論以罪印復上
 書言狀請去位避孟兼之橫否者且為所擠上大怒曰彼
 乃敢与我抗耶吾今乃与尔抗遂械孟兼至闕下廷詰之
 命衛士捽髮摘擊垂死特論棄市詔印曰吾除爾害矣善
 為之初孟兼迂副使山東自陳父老大夫為之請假上許
 之孟兼歸至家縣令丞皆門謁奉酒牲為礼孟兼坐受其

拜不荅麾酒卻之鄉人皆勸其少遜讓和以下人孟兼不
聽及于敗或憐之或快之以為宜然孟兼中突無煥賊之
心祇以尚氣好高人以故為人所陷才能者人所欲得也
苟無謙遜以奉之而挾以驕人其為身害矣怪哉孟兼之
才使能克已下人雖不幸未必死而欲尊大其勢而取畧
他人謬矣法雖其底于此酷厥有自哉

詹鼎傳

詹鼎字國器台寧海人也其家素賤父鬻餅市中而舍縣
之大家應繇于官者大家惟吳氏最豪貴舍其家生鼎
生六七年不与市中兒嬉敖獸喜遊學館聽人讀書歸輒

言諸生所誦吳氏愛之謂其父令兒讀書鼎欣然其父

獨不肯罵曰吾故市人家生子而能業吾業不廢足矣柰
何從儒生遊也然鼎每自課習夜坐餅窻下誦不休其父
見其志不可奪遣之讀書踰年尽通其師所能師辭之時
吳氏家師儒鼎就學吳氏亦子育之使學未數年吳氏子
無能与鼎談者其師去鼎遂為吳氏諸子師還邑中諸儒
皆与為礼称詹先生不敢慢鼎聞同邑有王愚可先生者
學甚博從而師之學春秋通其說去就有司試不得代趙
生試趙生乃得上第以仕於是鼎為趙生曰我學經亦勞
矣而子乃以我而仕此豈非天耶然不可無以謝我携乃趙

生白金五十兩而去元末方國珍起海上不能制以重位授之國珍開府慶元求士為已用是時知向背者以為國盜也不可輔皆匿不出國珍聞鼎有才以計獲之鼎為所獲無索曰為之尽力為其府都事有廉名國珍弟平章事有人犯法屬鼎治鼎論如法平章之妻受賅請于鼎持不可曰今方氏欲舉大謀當用天下賢士一心守法曷使婦人得預事乎不許妻怒諸之繫鼎獄半載乃釋復起為上虞制上虞與偽吳王張士誠地相錯軍吏貴臣甚衆以鼎儒生不習邊事稍違約鼎會衆于庭引一驛丞責以不奉公斬之在達者皆股栗膝行請罪膝屈久不能起乃罷後

元帥萬夫長有所陳說皆長跪以言不敢舉目視其面鼎臨事有才簡牘滿前頃臬而夾暇復與故人賓客出遊四方遊士爭及其門有馬給事者常與鼎以事過寧海縣以下皆迎謁且慕候其市中人相指嘆曰學之能貴人乃至於此乎至正末我兵臨慶元城下國珍惧乘樓船遁于海上怒欲舉兵誅之莫為計鼎為草表謝辭甚恭而辨上讀表曰孰謂方氏無人哉是可以活其命矣乃赦不問更以國珍為右丞鼎亦召至京師鼎為書萬餘言請闕下須車駕上之上為之立馬受讀付丞相官鼎楊憲為左丞惡言事者奉例役居梁又徙陝去數年憲敗允為憲用者皆

受誅鼎賴此以免在陝七年大臣薦鼎名于朝鼎至京師
中書以謫徙人不宜用將還之於陝鼎恐還為人所輕笑
以賞屬掾史願留掾為之言於丞相曰唐鼎有奇才以例
棄不用可惜丞相不信其人在可召視之非誣也丞相果
召見鼎問之鼎辭甚羨又能為梁趙間言步趨進退閑雅
有威儀丞相甚喜之稱於衆曰唐鼎尚書才也時河南行
省缺郎中吏部請命鼎為之丞相曰吾同事以鼎才不可
使外也待半歲除留守都衛 改刑部郎中刑部佐寮
未完有司請除吏丞相曰刑部有唐鼎在勝百輩其見稱
如此鼎在刑部一以寬仁行法威聲不起而人皆樂其不
刻罪人當分覆者爭曰願得唐公覆我：死不憾會大
都督府受賂除軍吏事發誣鼎有賍御史覆鼎：言在留
守時所養孤甥來省恐有之鼎誠不知御史曰法賢殺有
名卒誅鼎与百餘人皆死鼎坐罪薄有才人惜之鼎為文
章氣馭逼古人守身廉重行義好學不廢自陝入京師時
聞人有好書價金一斤鼎無金惟所乘馭棄以買書其為
人奇偉如此及死其所養孤甥為之服喪三年

葉伯巨鄭士利傳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
於鄉黨選為縣學弟子員善說礼凡朋友有昏喪必礼相

之為人取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
人知其無他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
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遥縣待諸生如子諸生
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
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為患
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猷將言之况有明詔
乎即為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
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
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歆以面治難矣夫面治於
亂世之餘猷理絲於焚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

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
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
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
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
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為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患
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踈間吾家
骨肉我見之且心憤况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
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
問狀庾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
海人嘗為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為河南懷慶府同知

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士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
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
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
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為欺詈行省大臣二
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
為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他罪可恕莫敢諫士
利獨歎曰上不知以為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
有不悟懷歆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
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歆言者為天子殺無
罪為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

士利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為書數千言以數事而於
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為誠歆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
印紙為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為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
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况不
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
不可欺所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
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
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
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
者以其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于今未嘗有

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柰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為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耳我以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為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

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為必有主謀者利笑曰願吾書可用与否如何耳且吾業為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為我謀乎辞卒不屈然猷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大笑生傳

大笑生者越人也通文辭有才畧曉達世事居家以行義聞然善笑未嘗有威容每讀古書觀其得失禍福感應之理觸於中輒仰首大笑弥時不止聞人道當時賢不肖所遇乖殊則又大笑不已或問生大笑為何生笑而應曰吾笑可笑者耳天地於人蓋等非大異於人也天与地得氣

之極盛者而成形故其為質巨為壽久人得其氣微且薄
故未久即化其為物一也而俗以能予奪祥咎人者望之
有不從而怨訾以為天之尤豈不妄哉以人視天、固蒼
然大也以蟻蚋蛙蠅視人亦獸人之視天乎人曷嘗能制
蟻虫蛙蠅之命哉或有踐撲涵蓄之者偶然尔夫億兆之
人在天下不啻如蟻虫蛙蠅之多天必人、而察之以紀
其善惡而各當其報不亦勞乎且天之所具以為用者日
月星辰風雷霜雪其事至近也獸耳目鼻口之於人至切
也而且不能使其無差忒薄食之灾况能禍福乎故為善
惡而期天必報者惑也以天之報不可準怠而不為善者

之惑也堯舜之無子孔子顏回之厄天盜跖之壽且樂皆
然耳天何与乎人顧曉、然辨之以為有定未定而必
冀其報或又戚、然惧其不足恃豈不皆大可笑乎吾少
時亦嘗思聖賢憂世之說矣慨然悔悟以為聖賢者有安
斯民之才其職不得不憂若我於已且不足何暇他人之
憂乎且憂無益也、意不復憂者以笑之適吾性非好
笑也可笑者陳吾前不得不笑尔然世人之笑樂也不笑
憂也吾之笑非樂不笑非憂而笑在乎憂樂之間知憂之
無益故於笑乎發之使我以笑為憂則我死於憂久矣又
曰富貴貧賤所以榮辱恒人而非我所榮辱也故吾未嘗

以慕惡為心而惟笑以處之變譽喜怒出於人不可以為
輕重故吾聞訾且喜者大笑以應之聞毀且怒者亦大笑
以應之我無善而彼訾且喜焉可笑也我無不善而彼怒
且毀焉豈不可笑耶又曰天地之勝人也久矣人有可以
敵之者非身之謂也或者不思而惟其身之歎是榮歎忽
焉而俱滅彼崇者皆不覓也茲其甚可笑也嗚呼吾安
得不笑耶其言如此而每遇儕輩則以告之其儕亦大笑
不省也問之京師與余握手金陵門外辨上下古今數千
載事大笑不自勝謂余曰子且奇士解吾意余亦倪首而
笑曰呼之曰大笑生又大喜曰願為號云生王氏名

字

為

說者曰昔者

阮籍皆好哭彼非好哭也心有所憤

舒因以寓其

然君子嘗病焉以為士不值則樂

道尔奚為戚哉今大笑生獨好笑豈所謂樂道者非歟
孔子論天人之際備矣而亦有所激而然歟否歟雖然其
過於怵迫利害而不知止者遠矣

葉根居士傳

葉根居士括蒼人齋出延陵季子其字曰宗禹少簡伉志
氣高不与世倪仲儀為講歌名出一時嘗遊江淮間釣濠
水上登陸周大極長嘯若不以禍福得失經意者人莫

知其為誰見其家有菜又有處士服因號之曰菜根居士
居士聞之曰甚善遂以自名所居種菜數百畦植灌甚時
且不畱草萊亂之故其蔬常盛於恒圃性豁朗不設機穽
人有過面折之善輒稱服又能料事當否於未然及成不
失毫髮以故人爭推其才識與交者貴忘其位長忘其齒
賢忘其所德皆傾心為之久而居士片落芒角益以謙和
自持客至擲蔬啐酒既飲醉輒引客行蔬圃中人怪其蔬
長問其術居士曰吾不失其性而已人愈竒之意其可居
官累官于時每使其言不能容接人
不為人欺是
以人受其寬而然其明去為人所思居士雖仕亦必隱者

人不稱其官而稱其故所居之士喜曰吾所隱誠非名
所識也
俟城生曰吾嘗與菜根居士

游怪其時
由食居士曰子知味之為味而不知味之味
也子以菜味肉則亦菜也以肉味菜則菜亦肉也賤其所
貴則貴者賤矣貴其所賤則賤者貴矣菜哉菜哉其可味
也哉故又別自號味齋云其言類知道者余為論著之

友麻翁傳

友麻翁者居寧海東北香山之下莫知其字名或云

其先祖父嘗侍從大官於宋自宋亡元中世家故多
難厭世俗芬華事自污棄遺業居處香山下不交接庸俗

日与麋鹿相款狎者甚好之者而忘其非已類也別號友
鹿者香山之人皆稱之為友鹿翁云翁氣貌淳厚意志豁然
累散家財貸貧民不能償輒置不問視天下事舉無足累
其心者目絕弗與人言曰與庸人談不如與吾鹿友服古
處士服遊林壑間去來如飛年七十餘如六十許人顏面
燁々有光望之者疑其為列仙里人知之者謂翁學通古
今得養生法跡雖高而行不悖於倫理其友乎麋鹿盖有
激而然者非其意也或問之曰古之士慕一鄉一國天下
皆有資乎其友其友必取道術類已者以翁之賢不友鄉
之賢士而於鹿乎取異取友之異邪或解之曰翁之賢視
無可友者与其得險巧之人而与之遊曷若友無知
之鹿邪
吾有以自娛物皆可與為徒苟無得乎已
夫孰肯
昔舜以大聖人而与麋鹿遊非與之遊
也不以所處之陋寔其樂也傳不云乎篤於為善者舜之
徒翁其近是耶翁聞其語默然笑不答或問不已則指鹿
曰子其問諸鹿善知我
世傳避世之士如荷篠接
輿輩皆誕謾不倫非聖而自高多戾中道以余觀友鹿翁
向々然操行馴謹發言必稽乎義其真超乎世俗之表者
邪彼以逢聖人而彰而此莫發其光士之立名績於天下
者豈不係其所遇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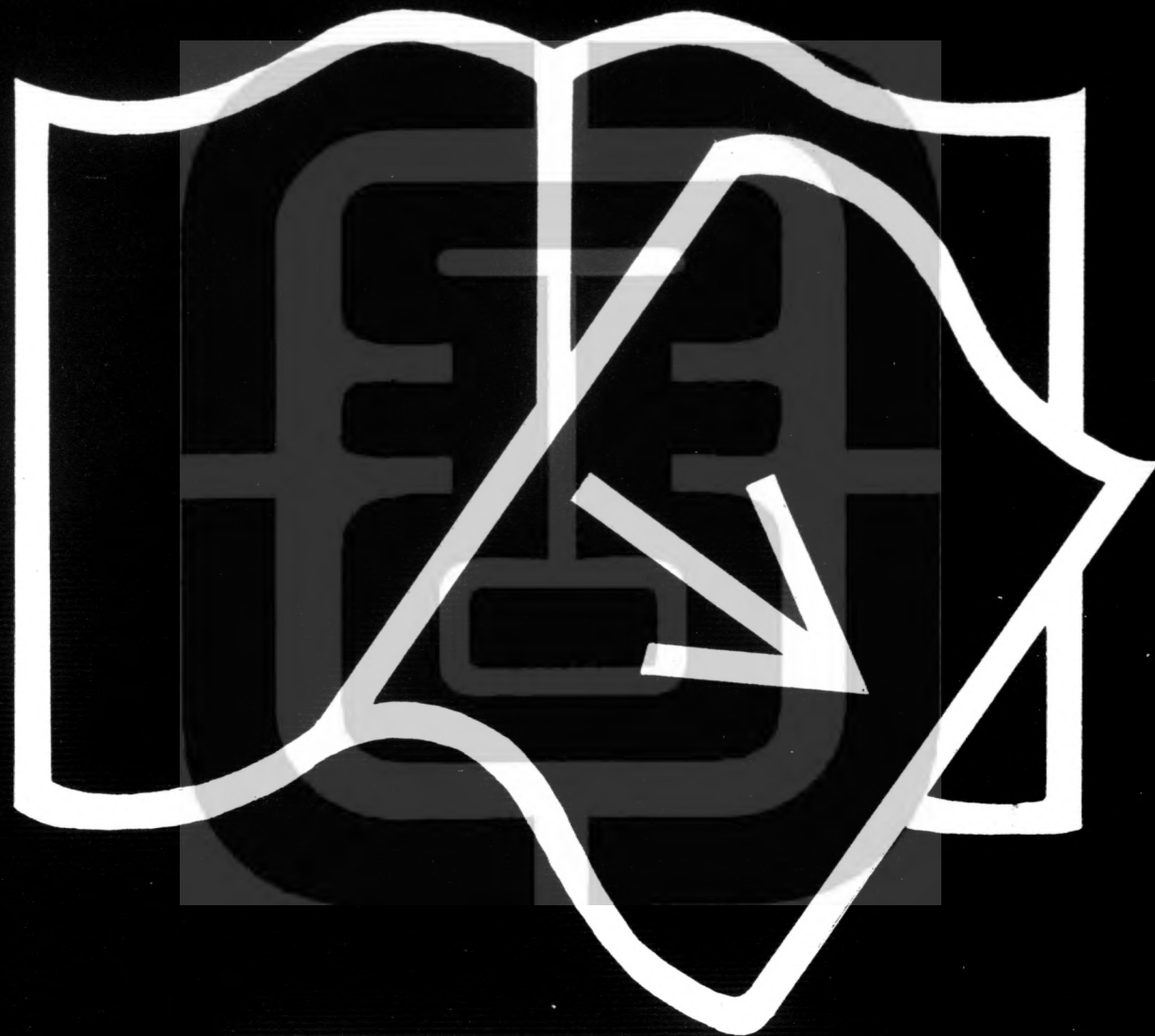
王進德傳

王進德者名敏台之寧海人其上世多為儒以進士官于宋而後兄璞字蘊德尤文而賢進德見時從長兄竊觀縣庭見縣令威儀甚盛歎曰吾豈不足為彼邪從兄聞而竒其志因令入縣學為諸生同舍治經為文辭者易進德年必問其文法靳不以告進德憤且奮兼日夜攻習不休踰年輒出其上進德氣劄有廉隅不與人為款狎其所為事每敬異恒人其家固貧當其為學飢渴歸取杯水飲休然若飢寒肉者人非類雖欲飲食之不能也嘗與其友夜讀寗舍中夜半隣女叩門求宿甚哀其友欲納之進德扣

門厲聲罵曰吾在此誰敢入此門因疾呼使聞于外其友愧謝不敢出聲女逸去後學舍諸軒蕩士指目進德相戒不敢為非義或飲酒歡笑聞其款步即皆畏避始易之者至是皆歎服之會太學徵郡縣士遂貢于京師試列高等廷議遣太學生分教北方賜衣陞見以行進德時

天子方注意太學中少年被寵顧異甚入近事外官見諸生秀才從京師來者走伺候若貴戚重教者

亦多驕橫奴視吏民不為禮進德獨以禮自約束如不勝過涯分守相語以為儒者不可媚犯藩鎮主將苦其清介



P 36

偏室酒酣內進... 門取廐馬乘之... 生還京師... 數百千緡... 吳新城... 行爲自全... 也祇君命... 進德拜監察御史旬日以例免歸再起爲刑部司獄坐微法輸作赦歸暴疾五月以洪武十五年五月初八日卒于家年三十有一進德容貌端偉有威重慎交与不控屈于

狂飲酒自放於歌詩二人皆自負高一世嬰豎視同... 漁子... 知其非庸人也即与之語大驚異其所爲引歸送旅主人出酒相飲攝衣跣行起舞爲樂驩聲撼數十百家辨難上下古今事折衷損益根揆理道識者知其非狂生或不識其爲人共矚指笑之以爲真狂或又疑其爲神仙人云溪漁子舉若不聞遇適其志解衣美行衆人中見者爭觀之否則被汚垢短衣逐躡市人後市人吁之弗辭也後溪漁子尺悔故所爲買書千餘卷伏而讀之爲文章奇偉伉健然恥以自名常曰漢無儒者惟賈生諸葛孔明耳唐人

陸贄粗有識然不足庶幾王道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不然多讀書何為識溪漁子者聞其論高愈疑之終莫能測其為何如士也或曰金陵有隱者王顯微仲好奇溪漁子即其人云或曰非也方子曰古者豪傑士其身未遇志未信于時寧晦于屠釣以自全不恐以細利挫其心彼誠有以真知輕重之分也溪漁子坐都邑中而遠利詭隱使人莫測其淺深此其志不苟且也明矣要之一世奇士哉

孫伯融傳

孫炎字伯融金陵句容人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鉄一民將

持辨風生舉辭如雲人莫當其口能為歌詩元至正時丁復夏煜以詩名炎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磨益好括下紙可尺辭采爛然驚動一時雅好酒嘗與煜對飲務出奇相勝每得一奕句拍案大呼投劍起舞譁聲撼四鄰所與交皆天下英俊亦以經濟自負氣豪才雄常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許曰孫炎男子豈死蒿下耶會江淮大亂今皇帝渡江來金陵聞炎名召見與語累千數百言大意陳元運將終勸上延攬賢士以成大業義明辭正上甚悅之辟為江南行中書省掾每問以事炎慷慨激切所謀多合上心上愈嘉重以為可用上親征浙東炎從行以勞

擢同知池州府尋陞知華陽府皆

亥十一月

擢行省都事是年十二月會師克處州擇守者咸以處在

山澤間盜賊憑結不鮮難其人 上既才炎遂以炎為處

州總制錢穀兵馬之籍悉以委之不取中報且以勅牒未

署者付之聽其辟任炎匹馬入處州時處州外七里皆賊

窠穴獠酋黠蠻狼嗥虎踞不奉官府約束炎至坐廳事召

城中民列階下諭之曰元之不為天祐人共知之今四海

裂為七八然吾觀其志皆無以生民為心者得天下者必

吾 主上也至今尔民梗化未知朝廷意味者猷或握兵

戲溝中自招誅滅 主上不恐加兵故命我面諭尔民將

以安尔非厲汝也尔民審思之帖 遵化則有後福不然

吾恐尔民將及為戮民叩頭拜謝誓不敢二心轉告其鄉

民以孫使君不可玩狎炎亦下書屬縣徧諭之數月皆化

為良民炎復擇其勇健者練為兵將 教習之擇其為衆

所服者為之長有寇則率以禦無事罷歸為農聞有小

叢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有奸之者強族素驕蹇皆畏

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外亦皆縮氣喪膽民賴

以安人 謂願得孫使君治吾郡時秀民有才能者見方

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鈎至一二

人問有才者錄其姓名為書遣使者招致之而故中丞刘

基章濫知府葉

皆為處士所推基最有名亦豪俠負

氣與炎類自以為不當為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

寶劍送炎作詩以為劍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

人臣不可私受封還之草数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基文辭

甚羨基不答遂延就見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之事如傾

峽滾不休暑無枝複基乃深欽謝之曰基自以為勝公

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于京師上方征伐

無一兵與炎壬寅二月賊將李某賀某及

炎被禽幽室屋中列卒守之脅炎始給以生吾能為若

用賀某知非其本情恐留自遺患以燭鴈斗酒敬送與將

上與公談炎拔劍割鴈舉危酒曰嗟乎我乃吾屢輩於

尔死犬豕且不尔食賊持刀視炎飲酒自如賊叱其解衣

炎罵曰此紫綺衣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死勿解引枕而

卧賊不恣伺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年四十事聞上嗟悼

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甲辰贈事即洪武元年

上即皇帝位念宣勞之臣閔炎死義追封丹陽縣男妻某

氏為賊所擒不屈死繼某氏子一人某女某炎事親孝與

人交緩急可依過匱乏者解衣推食以給之所著有詩若

干卷其弟子將編次傳于世方某曰

余年十一二時先君守濟寧間言炎詩十餘篇皆豪宕可

喜及親却寶劍篇益奇其辭而炎死又矣負氣聽其言知其為偉然大丈夫也故卒以節死孟子論學必曰善養氣養氣有以夫

童賢母傳

童賢母姓羅氏寧海童處士釋卿妻也羅為縣舊族賢母少喪親姿端厚有識度年十三歸童氏時處士之祖母高年而父母皆老賢母事之孝敬雍順治產業習女工甚得婦道舅姑喜家政一任之祖母晚病手足痺不能舉漉惡或時汚牀席賢母躬抱持洗滌飲食必執匙筋以進久而不懈祖姑心德其所為每私祝曰吾苦新婦無以報願汝

有子有婦咸若汝之孝敬賢母有知能遇姑及族所稱咸皆有恩祖姑及舅姑卒相夫奉喪葬於內外細粗指盃經綜皆有方畧條理既而家浸盛生四丈夫子子長各有才智好學問訓以禮義忠厚尤有母道及處士登世諸子長娶婦生孫一聽賢母之教遂相與合食不分財異爨作先祠置祭器以奉祖考家達之間出內有法長幼有倫遇人有惠待賓客有礼於是賢母遠迹皆稱焉初元季無政大家以賞結長吏田之租稅俾小民佃者代輸里正因而漁利每畝徵米四升小民以為病會賢母家為里正催民租稅命減其半不足寧出已粟以輸鄉閭貧弱賴以不困

洪武初寧海及鄰縣飢里中富人以麥貸貧乏者每麥斗
責穀二斗三升時賢母家有麥數廩召諸子謂曰飢者衆
而吾家幸有餘安忍乘時取倍蓰之息若等無效他人宜
減息一斗以為鄉率於是長子遵母意與諸弟行之又白
于縣請禁多取息以病民者數百里內貸麥者利其息少
競奔走焉咸歎息以為童母恩已母好施予孤弱不能自
存者給以錢粟不責其償為之娶婦使成家業如是者二
十餘人或告飢推食以予之遇人有急度其事可解屬
諸子為解之後或背負絕不與較至不義人戒莫近事於
不可者戒弗為其揣料世事明遠甚雖丈夫消昂幾絕

人指逾千婢僕指稱之人察其飢飽苦樂與其不恤
宜無有怨者今年幾八十子婦及諸孫婦男女數十人曾
孫七八人奉養祇順不敢違果若祖姑所祝名人士往來
者皆致拜而去稱賢母云

贊曰天道報施豈不昭哉世俗智識淺蔽所漸少不雖輒
疑無禍福何其謬也吾觀世人家之興廢多由於婦德孝
慈惠和者必生賢子暴逆狠悖者必無後福非特天意也
氣之所感召各以其類應固有以致之矣考之童母之事
祖姑雖古所稱孝婦何以過其愛人恤物有足多者殆非
特婦人所難也幸受善祥果致才子以昌大其宗孰謂積

德而不可恃乎

二賢婦傳

浦江嚴氏婦者鄭氏女鼎也鄭氏之先以行義著聞州郡累數世不異居至宋青田尉德璋生鼎而愛之擇所歸得嚴歸其家鄉鄰以為鄭氏之女必賢可知也皆矚視其所為見其事舅姑順悅而有禮處庭闈無謔言疾步乃私語曰吾知其異常人也今乃果然歸未久嚴氏貲稍衰鱸粥或不給札舅姑不以窶薄其父母富憐鼎獨貧將召而勞之鼎雅自脩飭無異平時未嘗以貧故告其父母父母歆昇之財則辭曰吾鄭氏固有成法何以汝貧來且以

之財乎終不受其父卒母遺之經帛曰斯若翁親筆所贈不成服矣以遺汝汝曰古有父死而不悲視其書以手澤存也喪帛之存其比之書也大笑烏恐而受之母慚其言不敢復出口時其歸卷而納諸衾笥既歸知母之藏也奉而韜于篋踰年而省母則出篋之財其不妄取如此嚴氏族皆賢之母女之甥諸暨金生而行既而妻鼎之曾孫源其事舅姑如而外王母之在嚴氏姑

與晨昏侍床下者歷煉藥踞坐其側其首而飲食

則憂戚而姑之疾與人言輒嗚咽悲歎及至姑所強為喜悅之色以溫之姑疾甚久而卒孝養不怠姑垂

死以手指天曰吾苦吾婦無以盡願得孝婦事之足矣喪其姑極悲哀無已聞者為之泣下之夫中歲慕田老家

言入山獨居

家即去奉人愈恭如大當遇其夫

處

其貧避匿他所

至通

知不可保委其

而去獨袖其先世墓文一卷及歸貧乏獨出墓文歸其夫其夫驚喜曰貧失千萬不足惜此文乃吾日夜屬心者若能存之真吾婦也後生子材娶宋大丈公女為婦果孝類

卒如其志云

曰教之於

人也要矣吾聞鄭氏之先祖曰綺者初家貧其鄉人遺之金數斤卻去不取嚴氏婦綺之來孫也其不妄取固不宜

也若金氏少嘗受教於嚴氏婦矣觀其兢兢然奉舅姑父而無怨是雖孝子所難終有孝婦如其姑之所願豈可謂無天道哉

